

唐書



二李元牛楊列傳第九十九

唐書一百七十四

宋

祁

奉

敕

撰

李逢吉字虛舟系出隴西父顏有錮疾逢吉自科醫劑遂  
通方書舉明經又擢進士第范希朝表爲振武掌書記薦  
之德宗拜左拾遺元和時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改中書  
舍人知禮部貢舉未已事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詔禮部尚書王播署榜逢吉性忌前險譎多端及得位  
務償好惡裴度討淮西逢吉慮成功密圖沮止趣和議者  
請罷諸道兵憲宗知而惡之出爲劔南東川節度使穆宗  
即位徙山南東道緣講侍恩陰結近倖長慶二年召入爲



兵部尚書時度與元稹知政度嘗條稹愼佞逢吉以爲其  
隙易乘遂并中之遣人上變言和王傅于方結客欲爲稹  
刺度帝命尚書左僕射韓臯給事中鄭覃與逢吉參鞫方  
無狀稹度坐是皆罷逢吉代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因以恩  
爵動詭薄者更相挺以詆傷度於是李伸韋處厚等誦言  
度爲逢吉排迮度初得留時已失河朔王智興以徐叛李  
齊以汴叛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相度而中外交章言之  
帝訖不省度遂外遷齊平進尚書右僕射帝暴疾中外阻  
遏逢吉因中人梁守謙劉弘規王守澄議請立景王爲皇  
太子帝不能言頷之而已明日下詔皇太子遂定鄭注得

幸於王守澄逢吉遣從子訓賂注結守澄爲奧援自是肆  
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  
範姜洽及訓八人而傅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  
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於逢吉無不得所欲未幾封  
涼國公敬宗新立度求入覲逢吉不自安張權輿爲作讖  
言以沮度而韋處厚亟爲帝言之計卒不行有武昭者陳  
留人果敢而辯度之討蔡遣說吳元濟元濟臨以兵辭不  
撓厚禮遣還度署以軍職從鎮太原除石州刺史罷歸不  
得用怨望與太學博士李涉金吾兵曹參軍茅彙居長安  
中以氣俠相許逢吉與李程同執政不叶程族人仍叔謂



昭曰丞相欲用君顧逢吉持不可昭愈憤酒所語其友劉  
審欲刺逢吉審竊語權輿逢吉因彙召見昭厚相結納忿  
隙得解逢吉素厚待彙嘗與書曰足下當以自求字僕吾  
當以利見字君辭頗猥昵及度將還復命人發昭事由是  
昭彙皆下獄命御史中丞王播按之訓諷彙使誣昭與李  
程同謀不然且死彙不可曰誣人以自免不爲也獄成昭  
榜死彙流崖州涉康州仍叔貶道州司馬訓流象州擢審  
長壽主簿而逢吉謀益露昭死人皆寃之初逢吉與昭獄  
以止度入而不果天子知度忠卒相之逢吉於是寢踈以  
檢校司空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表李續自副張

新行軍司馬頃之檢校司徒初門下史田伾倚逢吉親信  
顧財利進婢嬖之伾坐事匿逢吉家名捕弗獲及出鎮表  
隨軍滿歲不敢集使人僞過門下省調房州司馬爲有司  
所發即襄州捕之詭譎不遣御史劾奏詔奪一季俸因是  
貶續爲培州刺史又新汀州刺史又乃徙宣武以太子太  
師爲東都留守及訓用事召拜尚書左僕射足病不能朝  
以司徒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太尉諡曰成無子以從弟子  
植嗣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南人六代祖巖爲隋兵部尚書稹幼  
孤母鄭賢而文親授書傳九歲工屬文十五擢明經判入



唐書卷九十九  
三  
等補校書郎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性明  
銳遇事輒舉始王叔文王伾蒙幸太子宮而撓國政積謂  
宜選正人輔導因獻書曰伏見陛下降明詔脩廢學增胃  
子然而事有先於此臣敢昧死言之賈誼有言三代之君  
仁且久者教之然也周成王本中才近管蔡則讒入任周  
召則善聞豈天聰明哉而克終於道者教也始爲太子也  
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召公爲保伯禽唐叔與游日不闕滫  
豔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及爲君也血氣  
既定游習旣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則彼道德之  
言固吾所習聞陳之者易諭焉回佞庸違固吾所積懼諛

之者易辨焉人之情莫不耀所能黨所近苟得志必快其  
所蘊物性亦然故魚得水而游鳥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  
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快其蘊則興禮樂朝諸  
侯措刑罰教之至也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黜師保之位  
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刑餘之人  
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日恣睢天下之人未盡愚而亥不  
能分馬鹿矣高之威懾天下而亥自幽深宮矣若秦亡則  
有以致之也太宗爲太子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即  
位後雖閒宴飲食十八人者皆在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  
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游習之致也貞觀以來



保傅皆宰相兼領餘官亦時重選故馬周恨位高不爲司  
議郎其驗也母后臨朝翦棄王室中睿爲太子雖有骨鯁  
敢言之士不得在調護保安職及讒言中傷惟樂工剖腹  
爲證豈不哀哉比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不疾廢耗曠即  
休戎罷帥者處之又以僻滯華首之儒備侍直侍讀越月  
踰時不得召夫以匹士之愛其子猶求明哲慈惠之師豈  
天下元良而反不及乎臣以爲高祖至陛下十一聖生而  
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屑屑者故不之省設萬世之後有  
周成中才生於深宮無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  
所自況稼穡艱難乎願令皇太子泊諸王齒胄講業行嚴

師問道之禮輟禽色之娛資游習之善豈不美哉又自以  
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上疏曰臣聞治亂之始各有萌象容  
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  
疏遠之人此治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  
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決事深宮中羣臣莫得與此亂萌  
也人君始即位萌象未見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  
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狂而容於上其欲來天下士乎  
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竦利曰彼之直得幸於上吾  
將直言以徼利乎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於上上  
下之志霽然而通合天下之智洽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



所戴其止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爲亂可得乎及夫進計者入而直言者戮則天下君子內謀曰與其言不用而身爲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則擇利曰吾君所惡者拂心逆耳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由是進見者革而不內言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況天下四方之遠乎故曰聾聵之君非無耳目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欲不亂可得哉太宗初即位天下莫有言者孫伏伽以小事持諫厚賜以勉之自是論事者唯懼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上之盛意曾不以忌諱爲虞於是房杜王魏議可否於前四方言得失於外不數年大

治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下盡其言以宣揚發暢之也夫樂全安惡戮辱古今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好戮辱哉蓋上激而進之也喜順從怒謬犯亦古今情一也豈獨文皇其逆耳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思爲子孫建永安計也爲後嗣者其可順一朝意而蔑文皇之天下乎陛下即位已一歲百辟卿士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而受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封執諫而蒙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寃決事明察幽之意者以陛下睿博洪深勵精求治豈言而不用哉蓋下不能有所發明耳承顧問者獨一



唐書列傳九十九  
六  
二執政對不及頃而罷豈暇陳治安議教化哉它有司或  
時召見僅能奉簿書計錢穀登降耳以陛下之政視貞觀  
何如哉貞觀時尚有房杜王魏輔翊之智日有獻可替否  
者今陛下當致治之初而言事進計者歲無一人豈非羣下  
因循竊位之罪乎輒昧死條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  
封諸王固磐石三出宮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政  
六次對羣臣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  
非時貢獻十省出入畋游于時論修高弘本豆盧靖等出  
為刺史閱旬追還詔書積諫詔令數易不能信天下又陳  
西北邊事憲宗悅召問得失當路者惡之出為河南尉以

母喪解服除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礪  
違詔過賦數百萬沒入塗山甫等八十餘家田產奴婢時  
礪已死七刺史皆奪俸礪黨怒俄分司東都時浙西觀察  
使韓臯杖安吉令孫澥數日死武寧王紹護送監軍孟昇  
喪乘驛內喪郵中吏不敢止內園擅繫人踰年臺不及知  
河南尹誣殺諸生尹太階飛龍使誘亡命奴為養子田季  
安盜取洛陽衣冠女汴州沒入死賈錢千萬凡十餘事悉  
論奏會河南尹房式坐罪積舉劾按故事追攝移書停務  
詔薄式罪召積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積不讓中  
人怒擊積敗面宰相以積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



士曹參軍而李絳崔群白居易皆論其枉久乃徙通州司馬改號州長史元和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稹尤長於詩與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稹之謫江陵善監軍崔潭峻長慶初潭峻方親幸以稹歌詞數十百篇奏御帝大悅問稹今安在曰爲南宮散郎即擢祠部郎中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然其進非公議爲士類訾薄積內不平因誠風俗詔歷詆群有司以逞其憾俄遷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數召入禮遇益厚自謂得言天下事中人爭與稹交魏弘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鎮

州有所論奏共沮卻之度三上疏劾弘簡稹傾亂國政

下欲平賊當先清朝廷乃可帝迫群議乃罷弘簡而出稹爲工部侍郎然眷倚不衰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野雜然輕笑稹思立奇節報天子以馱人心時王廷湊方圍牛元翼於深州稹所善于方言王昭于友明皆豪士雅游燕趙間能得賊要領可使反間而出元翼願以家貲辦行得兵部虛告一十以便募士稹然之李逢吉知其謀陰令李賞誅裴度曰于方爲稹結客將刺公度隱不發神策軍中尉以聞詔韓臯鄭覃及逢吉雜治無刺度狀而方計暴聞遂與度偕罷宰相出爲同州刺史諫官爭言度不



當免而黜禎輕帝獨憐禎但削長春宮使初獄未具京兆  
劉遵古遣吏羅禁禎第禎訴之帝怒責京兆免捕賊尉使  
使者慰禎再募徙浙東觀察使明州歲貢蚶蚌役郵子萬人  
不勝其疲禎奏罷之大和三年召爲尚書左丞務振綱紀  
出郎官尤無狀者七人然禎素無檢望輕不爲公議所右  
王播卒謀復輔政甚力訖不遂俄拜武昌節度使卒年五  
十三贈尚書右僕射所論著甚多行于世在越時辟竇鞏  
鞏天下工爲詩與之酬和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蘭  
亭絕唱禎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  
堅乃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位纔三月罷晚節彌沮喪

加廉節不飾云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  
賜田數頃依以爲生工屬文第進士元和初以賢良方正  
對策與李宗閔皇甫湜俱第一條指失政其言髣髴許不避  
宰相宰相怒故楊於陵鄭敬韋貫之李益等坐考非其宜  
皆調去僧孺調伊闕尉改河南遷監察御史進累考功員  
外郎集賢殿直學士穆宗初以庫部郎中知制誥徙御史  
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賕當死賂  
官侍爲助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  
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祿山



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異其言乃止賜金紫服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韓弘入朝其子公武用財賂權貴杜塞言者俄而弘公武卒孫弱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家悉收貲簿校計出入所以餉中朝臣者皆在至僧孺獨注其左曰某日日送錢千萬不納帝善之謂左右曰吾不謬知人繇是遂以相尋遷中書侍郎敬宗立進封奇章郡公是時政出近侍僧孺數表去位帝爲於鄂州置武昌軍授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鄂城土惡亟圮歲增築賦葺茅於民吏倚爲擾僧孺陶甓以城五年畢鄂人無復歲費又廢沔州以省冗官文宗立李宗閔當國屢稱僧孺賢

不宜棄外復以兵部尚書平章事幽州亂楊志誠逐李載義帝不時召宰相問計僧孺曰是不足爲朝廷憂夫范陽自安史後國家無所繫休戚前日劉總挈境歸國荒財耗力且百萬終不得范陽尺帛斗粟入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繇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扞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是時吐蕃請和約弛兵而大僧悉怛謀舉維州入之劔南於是李德裕上言常臯經畧西山至死恨不能致今以生羌三千人燒十三橋擣虜之虛可以得志帝使羣臣大議請如德裕策僧孺持不可曰吐蕃



絲地萬里失一維州無害其疆今脩好使者尚未至遽反其言且中國禦戎守信爲上應敵次之彼來責曰何故失信贊普牧馬蔚茹川若東襲隴坂以騎綴回中不三日抵咸陽橋則京師戒嚴是雖得百維州何益帝然之遂詔返降者時皆謂僧孺挾素怨橫議沮解之帝亦以爲不直會中蔚王守澄引織人竊議朝政它日延英召見宰相曰公等有意於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生業私室無疆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至盛亦足爲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退謂它宰相曰上責成如是吾可久處

此耶固請罷乃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爲淮南節度副大使天子旣急於治故李訓等投隙得售其妾幾至亡國開成初表解劇鎮以檢校司空爲東都留守僧孺治第洛之歸仁里多致嘉石美木與賓客相娛樂三年召爲尚書右僕射僧孺入朝會莊恪太子薨旣見陳父子君臣人倫大經以悟帝意帝泫然流涕以足疾不任謁檢校司空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賜彛樽龍勺詔曰精石古噐以北况君子卿宜少留僧孺固請乃行會昌元年漢水溢壞城郭坐不謹防下遷太子少保進少師明年以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誅而石雄軍吏得從諫與僧孺李宗閔交結



狀又河南少尹呂述言僧孺聞稹誅恨歎之武宗怒黜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累貶循州長史宣宗立徙衡汝二州還爲太子少師卒贈太尉年六十九謚曰文簡諸子蔚叢最顯蔚字大章少擢兩經又第進士繇監察御史爲右補闕大中初屢條切政宣宗喜曰牛氏果有子差尉人意出舍州刺史遷累吏部郎中失權倖意貶國子博士分司東都復以吏部召兼史館脩撰咸通中進至戶部侍郎襲竒章侯坐累免未一歲復官久之檢校兵部尚書山南西道節度使治梁三年徐州盜起神策兩中尉諷諸藩悉財助軍蔚索府帛二萬以獻中人嫌其吝用吳行魯代之黃巢

入京師遁山南故吏民喜蔚至爭迎候因請老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卒子徽

徽舉進士累擢吏部員外郎乾符中選濫吏多姦歲調四千員徽治以剛明梏杜干請法度復振蔚避地于梁道病徽與子扶籃輿歷閣路盜擊其首血流面持輿不息盜迫之徽拜曰人皆有父今親老而疾幸無駭驚盜感之乃止及前谷又逢盜輒相語曰此孝子也共舉輿舍之家進帛裹創以饘飲奉蔚留信宿去抵梁徽趨蜀謁行在丐歸侍親疾會拜諫議大夫固辭見宰相杜讓能曰上遷幸當從親有疾當侍而徽兄在朝廷身乞還營醫藥時兄循已位



給事中許之父喪客梁漢終喪以中書舍人召辭疾改給事中留陳倉張濬伐太原引爲判官敕在所敦遣微太息曰王室方復廢殫耗當協和諸侯以爲藩屏而又濟以兵諸侯離心必有後憂不肯起濬果敗復召爲給事中楊復恭叛山南李茂貞請假招討節伐之未報而與王行瑜輒出兵昭宗怒持奏不下茂貞亟請帝召羣臣議無敢言微曰王室多難茂貞誠有功今復恭阻兵而討之罪在不俟命爾臣聞兩鎮兵多殺傷不早有所制則梁漢之人盡矣請假以節明約束則軍有所畏帝曰然乃以招討使授茂貞果有功然益偃蹇帝使宰相杜讓能將兵誅討微

曰岐國西門茂貞憑其衆而暴若令萬分一不利屈威重柰何願徐制之不聽師出帝復召微曰今伐茂貞彼衆烏合取必萬全卿計何日有捷對曰臣職諫爭所言者軍國大體如索賊平之期願陛下考著龜責將帥非臣職也旣而師果敗遂殺大臣王室益弱俄繇中書舍人爲刑部侍郎襲竒章男崔胤忌微之正換左散常侍徙太子賓客以刑部尚書致仕歸樊川卒贈吏部尚書

叢字表齡第進士繇藩帥幕府任補闕數言事會宰相請廣諫負宣宗曰諫臣惟能舉職爲可奚用衆耶今張符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以司勳員外郎爲睦州



刺史帝勞曰卿非得怨宰相乎對曰陛下比詔不由刺史縣令不任近臣宰相以是權臣非嫌也即賜金紫謝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即賜紫為越等乃賜銀緋咸通末拜劔南西川節度使時蠻犯邊抵大渡進略黎雅叩叩峽關謾書求入朝且曰假道叢囚其使四十人釋二人還之蠻懼即引去僖宗幸蜀授太常卿以病求為巴州刺史不許還京為吏部尚書嗣襄王亂叢客死太原

李宗閔字損之鄭王元懿四世孫擢進士調華州參軍事舉賢良方正與牛僧孺詆切時政觸宰相李吉甫惡之補洛陽尉久流落不偶去從藩府辟署入授監察御史禮部

員外郎裴度伐蔡引為彰義觀察 官蔡平遷駕部郎

中知制誥穆宗即位進中書舍人 翻為華州刺史父

子同拜世以為寵長慶初錢徽典 舉宗閔託所親於

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 於帝共白徽納

丐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劔州刺史由是嫌忌顯結樹

黨相磨軋凡四十年搢紳之禍不能解俄復為中書舍

人典貢舉所取多知名士若唐沖薛庠袁都等世謂之

玉筍寶曆初累進兵部侍郎父喪解大和中以吏部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德裕自浙西召欲以相而宗

閔中助多先得進即引僧孺同秉政相唱和去異已者



德裕所善皆逐之遷中書侍郎久之德裕爲相與宗閔共當國德裕入謝文宗曰而知朝廷有朋黨乎德裕曰今中朝卒爲黨人雖後來者趨利而靡徃徃陷之陛下能用中立無私者黨與破矣帝曰衆以楊虞卿張元夫蕭澣爲黨魁德裕因請皆出爲刺史帝然之即以虞卿爲常州元夫爲汝州蕭澣爲鄭州宗閔曰虞卿位給事中中州不容在元夫下德裕居外久其知黨人不如臣之詳虞卿日見賓客於第世號行中書故臣未嘗與美官德裕質之曰給事中非美官云何宗閔大沮不得對俄以同平章事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訓鄭注始用事

疾德裕共訾短之乃罷德裕復召宗閔知政事進封襄武縣侯恣肆附託會虞卿以京兆尹得罪極言營解帝怒叱曰爾嘗詆鄭覃爲妖氣今自爲妖耶卽出爲明州刺史貶處州長史訓注乃劾宗閔異時陰結駙馬都尉沈彥內人宋若憲宦者韋元素王踐言等求宰相且言頃上有疾密問術家呂華迎考命曆曰惡十二月而踐言監軍劔南受德裕賂復與宗閔家私乃貶宗閔潮州司戶參軍事彥逐柳州元素等悉流嶺南親信並斥時訓注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二人黨逐去之人人駭栗連月雲晦帝乃詔宗閔德裕姻家門生故吏自今一切不問所以慰



安中外嘗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開成初幽州史元忠河陽李載義累表論洗乃徙爲衢州司馬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善欲復用而畏鄭覃乃託宦人諷帝帝因紫宸對果曰朕念宗閔久斥應授一官覃曰陛下徙令少近則可若再用臣請前免陳夷行曰宗閔之罪不卽死爲幸實曆時李續張又新等號八關十六子朋比險妄朝廷幾危李珣曰此李逢吉罪今續喪閔不可不任以官夷行曰不然舜逐四凶天下治朝廷何惜數儉人使亂紀綱嗣復曰事當適宜不可以憎愛奪帝曰州刺史可乎覃請授洪州別駕夷行曰宗閔始庇鄭注階其禍幾復國嗣復曰陛下

向欲官鄭注而宗閔不奉詔尚當記之覃質曰嗣復黨宗閔者彼其惡似李林甫嗣復曰覃言過矣林甫妬賢忌功夷滅十餘族宗閔固無之始宗閔與德裕俱得罪德裕再徙鎮而宗閔故在貶地夫懲勸宜一不可謂黨因折覃曰比殷侑爲韓益求官臣以其昔坐賊不許覃託臣勿論是豈不爲黨乎遂擢宗閔杭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旣而覃夷行去位嗣復謀引宗閔輔政未及而文宗崩會昌中劉稹以澤潞叛德裕建言宗閔素厚從諫今上黨近東都乃拜宗閔湖州刺史稹敗得交通狀貶漳州長史流封州宣宗即位徙郴州司馬卒宗閔性機警始有當世令



名既寔貴喜權勢初為裴度引拔後度薦德裕可為相宗  
閔遂與為怨韓愈為作南山猛虎行規之而宗閔崇私黨  
薰熾中外卒以是敗子琨瓚皆擢進士令狐絢作相而瓚  
以知制誥歷翰林學士絢罷亦為桂管觀察使不善御軍  
為士卒所逐貶死宗閔弟宗冉其子湯累官京兆尹黃巢  
陷長安殺之

楊嗣復字繼之父於陵始見識於浙西觀察使韓滉妻以  
其女歸謂妻曰吾閔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  
位宰相既而生嗣復滉撫其頂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楊氏  
之慶也因字曰慶門八歲知屬文後擢進士博學宏辭與

袁度柳公綽皆為武元衡所知表署劔南幕府進右拾  
直史館尤善禮家學改太常博士再遷禮部員外郎時於  
陵為戶部侍郎嗣復避同省換他官有詔同司親大功以  
上非聯判句檢官長皆勿避官同職異雖父子兄弟無嫌  
遷累中書舍人嗣復與牛僧孺李宗閔雅相善二人輔政  
引之然不欲越父當國故權知禮部侍郎凡二暮得士六  
十八人多顯官文宗嗣位進戶部侍郎於陵老求侍不許  
喪除擢尚書左丞大和中宗閔罷嗣復出為劔南東川節  
度使宗閔復相徙西川開成初以戶部侍郎召領諸道鹽  
鐵轉運使俄與李珣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農縣伯



仍領鹽鐵後紫宸奏事嗣復爲帝言陸洿屏居民間而上書論兵可勸以官珏趣和曰士多趨競能獎洿貪夫廉矣比竇洵直以論事見賞天下釋然况官洿耶帝曰朕賞洵直褒其心爾鄭覃不平曰彼苞藏固未易知嗣復曰洵直無邪臣知之覃曰陛下當察朋黨嗣復曰覃疑臣黨臣應免即再拜祈罷珏見言切繆曰朋黨固少珏覃曰附離復生帝曰向所謂黨與不已盡乎覃曰楊漢公張又新李續故在珏乃陳邊事欲絕其語覃曰論邊事安危臣不如珏朋比珏不如臣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劔彼此相笑未知果謂誰爲黨邪因當香校頓首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

退不肖以朋黨獲譏非所以重朝廷固乞罷帝方委以政故尉安之它日帝問符讖可信乎何從而生嗣復曰漢光武以讖決事隋文帝亦喜之故其書蔓天下班彪王命論有所引述特以止賊亂非重之也珏曰治亂宜直推人事耳帝曰然又問天后時有起布衣爲宰相者未可用乎嗣復曰天后重用刑輕用官自爲之計耳必責能否要待歷試乃可是時延英訪對史官不及知嗣復建言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使坐無所紀錄姚璿趙憬皆請置時政記不能行臣請延英對宰相語闡道德刑政者委中書門下直日紀錄月付史官它宰相議不同止久之帝又問延英政



事孰當記之珏監脩國史對曰臣之職也陳夷行曰宰相所錄恐掩蔽聖德自盜美名臣向言不欲威權在下者此也珏曰夷行疑宰相賣威權貨刑賞不然何自居位而爲此言邪臣得罷爲幸羣曰陛下開成初政甚善三年後日不逮前嗣復曰開成初羣夷行當國三年後臣與李珏同進臣不能悉心奉職使政事日不逮前臣之罪也縱陛下不忍加誅當自殄滅卽叩頭請從此辭不敢更至中書乃趨出帝使使者召還曰羣言失何及此邪羣起謝曰臣愚不知忌諱近事雖善猶未盡公臣非專斥嗣復而遽求去乃不使臣言耳嗣復曰陛下月費俸稟數十萬時新異賜

必先及將責臣輔聖功求至治也使不及初豈臣當死累陛下之德奈何惟陛下別求賢以自輔帝曰羣偶及之奚執咎嗣復閨門不肯起帝乃免羣夷行相而嗣復專天下事進門下侍郎建言使府官屬多宜省帝曰無反滯才乎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秕滓者菁華乃出帝曰昔蕭復秉政難言者必言卿其志之未幾帝崩中尉仇士良廢遺詔立武宗帝之立非宰相意故內薄執政臣不加禮自用李德裕而罷嗣復爲吏部尚書出爲湖南觀察使會誅薛季稜鉗弘逸中人多言嘗附嗣復珏不利於陛下帝剛急卽詔中使分道誅嗣復等德裕與崔郾崔珙等詣延英言故事



大臣非惡狀明白未有誅死者昔太宗玄宗德宗三帝皆常用重刑後無不悔願徐思其宜使天下知盛德有所容不欲人以為寬帝曰朕續嗣之際宰相何嘗比數且珽等各有所附會若珽季稜屬陳王猶是先帝意如嗣復弘逸屬安王乃內為楊妃謀且其所詒書曰姑何不數天后德裕曰飛語難辨帝曰妃昔有疾先帝許其弟入侍得通其謀禁中證左尤具我不欲暴于外使安王立肯容我耶言畢戚然乃曰為卿赦之因追使者還貶嗣復潮州刺史宣宗立起為江州刺史以吏部尚書召道岳州卒年六十六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孝穆嗣復領貢舉時於陵自洛入朝乃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使李師稷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世以為美嗣復五子其顯者授損授字得符於昆弟最賢由進士第遷累戶部侍郎以母病求為祕書監後以刑部尚書從昭宗幸摯徙太子少保卒贈尚書左僕射

子熒字公隱累擢左拾遺昭宗初立數遊宴上疏極諫歷戶部員外郎崔胤招朱全忠入京師夔摯族客湖南終諫議大夫

損字子默繇蔭補藍田尉至殿中侍御史家新昌里與路



巖第接巖方爲相欲易其廐以廣第損族仕者十餘人議曰家世盛衰繫權者喜怒不可拒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貲非吾等所有安可奉權臣邪窮達命也卒不與巖不悅使損按獄黔中踰年還三遷絳州刺史巖罷去召爲給事遷京兆尹與宰相盧攜雅不叶復除給事中陝虢軍亂逐觀察使崔蕘命損代之至則盡誅有罪者拜平盧節度使徙天平未赴復留卒官下

贊曰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僧孺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旣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擊所憎是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盜謂何逢吉險邪積浮躁嗣復辯給固無足言幸王孱昏不底以戮治世之罪人歟

列傳第九十九

嘉靖十年刊



寶劉二張楊熊柏列傳第一百 唐書一百七十五

宋 祁 奉 敕 撰

竇羣字丹列京兆金城人父叔向以詩自名代宗時位左拾遺羣兄弟皆擢進士第獨羣以處士客毗陵母卒齧一指置棺中廬墓吹終喪從廬庇傳啖助春秋學著書數十篇蘇州刺史韋夏卿薦之朝弄表其書報聞不召後夏卿入爲京兆尹復言之德宗入爲左拾遺時張薦持節使吐蕃召遷羣侍御史爲薦听官入見帝曰陛下即四十二年始自草茅擢臣爲拾遺何其難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爲和蕃判官一何易帝壯其言不遣王叔文黨盛雅不喜羣



羣亦倖倖不肯附欲逐之韋執誼不可乃止羣往見叔文  
曰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奈何曰去年李實伐恩恃權震  
赫中外君此時逡巡路傍江南一吏耳今君又處實之勢  
豈不思路傍復有如君者乎叔文悚然亦卒不用憲宗立  
轉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出爲唐州刺史節度使  
頡聞其名與語竒之表以自副武元衡李吉甫皆所厚善  
故召拜吏部郎中元衡輔政薦羣代爲中丞羣引呂溫羊  
士諤爲御史吉甫以二人躁險持不下羣悛狠反怨羣  
吉甫節度淮南羣謂失恩因擠之陳登著善術夜過吉甫  
家羣即捕登掠考去吉甫陰事憲宗面覆登得其情大怒將  
誅羣吉甫爲救解乃免出爲湖南觀察使改黔中會水壞  
城郭調谿洞羣蠻築作因是羣蠻亂貶開州刺史稍遷容  
管經略使召還卒于行年五十五贈左散騎常侍羣狼自  
用果於復怨始召將大任之衆皆懼及聞其死乃安兄常  
牟弟庠輩皆爲郎工詞章爲聯珠集行於時義取昆弟若  
五星然

常字中行大曆中及進士第不肯調客廣陵多所論著隱  
居二十年鎮州王武俊聞其才奏辟不應杜佑鎮淮南署  
爲參謀歷朗夔江撫四州刺史國子祭酒致仕卒贈越州  
都督



牟字貽周累佐節度府晚從昭義盧從史從史變驕牟度  
不可諫即移疾歸東都從史敗不以覺微避去自賢位國  
子司業庠字胃卿終婺州刺史

輩字友封雅裕有名于時平居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聶  
嚚翁元稹節度武昌奏輩自副平

劉栖楚其出寒鄙為鎮州小史王承宗竒之薦於李逢吉  
繇鄧州司倉參軍擢右拾遺逢吉之罷裴度逐李紳皆嫉  
而為奸者敬宗立視朝常晏數游畋失德栖楚諫曰惟前  
世王者初嗣位皆親庶政坐以待旦陛下新即位安卧寢  
内日晏乃作大行殯宮密邇鼓吹之聲日聞諸朝且憲宗

及先帝皆長君朝夕恪勤四方猶有叛者陛下以少主踐  
祚未幾惡德流布恐福祚之不長也臣以諫為官使陛下  
負天下譏請碎首以謝遂頌叩龍墀血被面李逢吉傳詔  
母叩頭待詔旨栖楚捧首立帝動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  
聽臣言臣請死于此有詔尉諭乃出遷起居郎辭疾歸洛  
後諫官對延英帝問旬廷爭者在邪以諫議大夫召未幾  
宣授刑部侍郎故事侍郎無宣授者逢吉喜助已故不次  
任之數月改京兆尹峻誅罰不避權豪先是諸惡少竄名  
北軍凌藉衣冠有罪則逃軍中無敢捕栖楚一切窮治不  
閱旬宿姦老蠹為斂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



從旁譟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邪然其性詭激敢爲怪行  
乘險抵巇若無顧藉內實恃權怙寵以干進詣宰相厲色  
慢辭韋處厚惡之出爲桂管觀察使卒贈左散騎常侍  
張又新字孔昭工部侍郎薦之子元和中及進士高第歷  
左右補闕性傾邪李逢吉用事惡李紳冀得其罪求中朝  
凶果敢言者厚之以危中紳又新與拾遺李續劉栖楚等  
爲逢吉搏吠所憎故有八關十六子之目敬宗立紳貶端  
州司馬朝臣過宰相賀闈者曰止宰相方與補闕語姑伺  
之及又新出流汗揖百官曰端溪之事竊不敢讓人皆辟  
易畏之尋轉祠部員外郎嘗買婢遷約爲牙僧搜索陵突

御史幼舉逢吉庇之事不窮治及逢吉罷領山南東道節  
度表又新爲行軍司馬坐田佃事貶汀州刺史李訓有寵  
又新復見用遷刑部郎中爲申州刺史訓死復坐貶終左  
司郎中又新善文辭再以誦附貶喪其家聲云

楊虞卿字師臯號州弘農人父寧有高操談辯可喜擢明  
經調臨渙主簿棄官還夏與陽城爲莫逆交德宗以諫議  
大夫召城城未拜詔寧即諭與俱來陝號觀察使李齊運  
表置幕府齊運入爲京兆尹表奉先主簿拜監察御史坐  
累免順宗初召爲殿中侍御史終國子祭酒虞卿第進士  
博學宏辭爲校書郎抵淮南委婚幣焉會陳商葬其先貧



不振虞卿未嘗與游悉所齎助之擢累監察御史穆宗初  
立逸游荒恣虞卿上疏曰烏爲遭害仁烏逝誹謗不誅良  
臣進至敢冒誅獻瞽言臣聞堯舜以天下爲憂不以位爲  
樂況今北虜方梗西戎弗靖兩河有瘡痍之虞五嶺羅氛  
厲之役人之疾苦積下朝之制度莫脩邊亡見儲國用寧  
屈固未可以高枕而息也陛下初臨萬幾宐有憂天下心  
當日見輔臣公卿百執事垂意以問使四方內外灼有所  
聞而聽政六十日八對延英獨三數大臣承聖問而已它  
內朝臣偕入齊出無所咨詢諫臣盈廷忠言不聞臣實羞  
之蓋主恩疏而正路塞也公卿大臣宐朝夕燕見則若臣  
情接而治道得矣今宰臣四五人或頃刻侍坐鞠躬隕越  
隨肯上下無能往來此繇君太尊臣太卑故也公卿列位  
雖陟降清地曾未奉優矜承下問雖陛下神聖如五帝猶  
宐周爰顧逮惠以氣色使支體相成君臣昭明陛下求治  
於宰相宰相求治於臣等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寃此而  
不治無有也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  
故不得皆爲聖明也時又有衡山布衣趙知微亦上書曰  
指言帝倡優在側馳騁無度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辭頗危  
切帝詔宰相懽謝宰相因是賀天子納諫然不能用也俄  
詔行勞西北邊還遷侍御史改禮部員外郎史館脩撰進



吏部會曹史李寶等鬻偽告調官六十五員贓千六百萬  
以上虞卿發其姦寶等繫御史府而虞卿親吏嘗受二百  
萬亡命私奴受三十萬虞卿縛奴送獄三司嚴休復高欽  
韋景休雜推寶等皆誅死虞卿坐不檢下免官李宗閔牛  
僧孺輔政引為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再遷給事中虞卿  
佞柔善諂麗權幸倚為姦利歲舉選者皆走門下署第注  
員無不得所欲片沈在牙頰間當時有蘇景胤張元夫而  
虞卿兄弟汝士漢公為人所奔向故語曰欲趨舉場問蘇  
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宗閔待之尤厚就黨中為最能唱  
和者以口語軒輕事機故時號黨魁德裕之相出為常州  
刺史宗閔復入以工部侍郎召遷京兆尹大和九年京師  
訛言鄭注為帝治丹剔小兒肝心用之民相驚局護兒曹  
帝不悅注亦內不安而雅與虞卿有怨即約李訓奏言語  
出虞卿家因京兆騶伍布都下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  
卿周比因傳左端倪帝大怒下虞卿詔獄於是諸子弟自  
囚闕下稱冤虞卿得釋貶虔州司戶參軍死子知退知權  
壇堪漢公皆擢進士第漢公最顯

漢公字用乂始辟興元李絳幕府絳死不與其禍遷累戶  
部郎中史館脩撰轉司封郎中坐虞卿下除舒州刺史徙  
湖亳蘇三州擢桂管浙東觀察使繇戶部侍郎拜荆南節



度使召爲工部尚書或劾漢公治荆南有貪贓降祕書監  
稍迂國子祭酒宣宗擢爲同州刺史於是給事中鄭喬綽  
鄭公輿共奏漢公冒猥無廉槩不可處近輔三還制書帝  
它日凡門下論執駁正未嘗卻漢公素結左右有奧助至  
是帝惑不從制卒行會寒食宴近臣帝自擊毬爲樂巡勞  
從臣見喬綽等曰省中議無不從唯漢公事爲有黨喬綽  
獨對同州太宗與王地陛下爲人子孫當精擇守長付之  
漢公旣以墨敗陛下容可舉劇郡私貪人帝恚見顏間翌  
日斥喬綽爲商州刺史漢公自同州更宣武天平兩節度  
使卒子籌範仕亦顯

汝士字慕巢中進士第又擢宏辭牛李待之善引爲中書  
舍人開成初繇兵部侍郎爲東川節度使時嗣復鎮西川  
乃族昆弟對擁旄節世榮其門終刑部尚書子知溫知至  
悉以進士第入官知溫終荆南節度使知至爲宰相劉瞻  
善以比部郎中知至誥瞻得罪亦貶瓊州司馬擢累戶部  
侍郎楊氏自汝士後貴赫爲冠族所居靜恭里兄弟竝  
門戟咸通後在臺省方鎮率十餘人

張宿者本寒人自名諸生憲宗爲廣陵王時因張茂宗薦  
尉得出入邸中誕譎敢言及監撫自布衣授左拾遺交通  
權幸四方賂遺滿門數召對不能慎密坐漏禁中語貶郴



承十餘年累遷比部員外郎宰相李逢吉數言其狡譎不可信白爲濠州刺史宿上疏自言留不遣帝欲以爲諫議大夫逢吉曰諫議職要重當待賢者宿細人不可使汙是官陛下必用之請先去臣乃可帝不悅後逢吉罷詔權知諫議大夫宰相崔羣王涯同請曰諫議大夫前世或自山林擢行伍任之者然皆道義卓異於時今宿望輕若待以不次未足以寵適以累之也請授他官不聽使中人宣授焉宿怨執政不與已乃日肆讒甚與皇甫鎛相附離多中傷正人君子元和末持節至淄青李師道願割地遣子入侍旣而悔復遣宿往暴卒于道贈秘書監

熊望者字原師擢進士第性險躁以辯說游公卿間劉栖楚爲京師尹樹權執望日出入門下爲刺取事機陰佐計畫敬宗喜爲歌詩議置東頭學士以備燕狎栖楚薦望未及用帝崩文宗立韋處厚敕政詔望因緣險薄營密職圖襲幸謹沸衆議貶漳州司戶參軍

柏耆者有縱橫學父良器爲時威名將耆志健而望高急于立名是時王承宗以常士叛朝廷馱兵耆杖策詣淮西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爲言乃以左拾遺往旣至以大誼動承宗至泣下乃請獻二州以二子入質真擢耆左拾遺由是聲震一時遷起居



合人王承元徙義成軍遣諫議大夫鄭覃往慰成軍軍餼  
緡錢百萬資未至舉軍譁議穆宗遣耆論天子意衆乃信  
悅轉兵部郎中諫議大夫太和初李同捷反詔兩河諸鎮  
出兵久無功乃授耆德州行營諸軍計會使與判官沈亞  
之諭旨會橫海節度使李祐平德州同捷窮請降祐使大  
將萬洪代守滄州同捷未出也耆以三百騎馳入滄以事  
誅洪與同捷朝京師既行謀言王廷湊欲以竒兵劫同捷  
耆遂斬其首以獻諸將嫉耆功也奏攢詆文宗不獲已敗  
耆循州司戶參軍亞之南康尉宮人馬國亮譖耆受同捷  
无所得王稷女及奴婢珍贖初祐聞耆殺洪大驚疾逐  
帝曰祐若死是耆殺之至是積前怒詔長流愛州賜死  
贊曰詩人斥譖人最甚投之豺虎有北不置也如羣栖楚  
輩則然肆訐以示公構黨以植私其言纒纒若可聽卒而  
入于敗亂也孔子所謂順非而澤者歟利口覆邦家者歟  
耆掩衆取功自速其死哀哉

列傳第一百



韓愈列傳第一百一

唐書一百七十六

宋祁奉勅撰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旣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媵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衣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有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



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  
歲爲真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  
令柳澗有臯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  
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  
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旣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  
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旣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  
解以自諭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  
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  
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  
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

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  
司之不公言未旣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  
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  
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  
細大不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  
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  
芒芒獨旁搜而遠紹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旣倒先生  
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令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  
滿架上規姚姒以渾渾亡涯周誥商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  
左氏浮夸易竒而法詩正而葩下迨莊騷太史所錄子雲



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  
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其宜先生之於爲人可  
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  
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  
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  
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謂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  
爲棗細木爲桮榱侏儒椳闌扂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  
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  
俱以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  
奸餘爲妍卓犖爲傑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

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  
大倫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爲經舉足  
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  
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妥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  
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賞奉錢歲靡稟粟子不知耕  
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窺陳編以  
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  
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  
宜若夫商賄之有無計  
班資之崇卑忘量已之所經  
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  
氏之不以棧爲楹而訾醫紅  
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執政覽之竒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  
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  
視及還且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  
脩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  
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只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  
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其  
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况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  
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  
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利在速戰兵多而  
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

自端小遇水旱百姓愁各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  
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  
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驕旅單弱  
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鬪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  
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  
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  
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鏐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  
鏐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  
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  
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



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頌至爲夷法灼體  
膚委珍貝騰香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  
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  
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  
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  
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在位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  
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年百  
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  
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  
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

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  
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  
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  
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爲侯景所逼餓死臺  
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  
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  
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  
止臣當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  
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  
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



未能即行豈可恣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  
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臣雖至愚必  
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  
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  
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  
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  
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爲羣解衣  
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  
君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  
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

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  
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  
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  
衛而出之於境不令貳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  
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  
侯弔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茢被除不祥然後進弔今  
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  
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  
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  
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



啓宐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  
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許牾罪之誠宐然非內懷至  
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  
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垂刺邪愈  
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  
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曰臣以狂妄戇  
愚不識禮度陳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萬死莫塞陛  
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  
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寬大天地莫  
量破腦剜心豈足爲謝臣所領州在嶺府極東過海口下

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  
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  
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遠惡憂惶慚悸死亡  
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羣苟非  
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  
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  
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  
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  
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於詩書之策而無  
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讓伏以



皇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以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尅不剛孽臣奸隸蠹居基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無不從順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陛

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持不奉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鏞素忌愈直卽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迺山澤罔繩獨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物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湖嶺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郊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



唐書列傳百一  
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  
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  
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  
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  
史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佞  
心覘覘爲吏民羞以偷活於此也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  
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潮之州大海  
在其南鯨鵬之大鰕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  
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  
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

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  
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  
徙以避之與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  
技民操彊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  
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  
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  
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  
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  
詔愈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  
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逐之甲士陳廷旣坐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九  
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  
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  
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  
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  
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  
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  
悟李祐皆太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  
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謹曰善  
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  
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

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  
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  
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  
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  
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  
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  
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  
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受皆稱  
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  
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暮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



唐書列傳百  
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  
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  
闕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  
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  
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  
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孟郊者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愈一  
見爲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  
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  
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鄭餘慶爲東都留

守署水陸轉運判官餘慶鎮興元奏爲參謀卒年六十四張  
籍謚曰貞曜先生郊爲詩有理致最爲愈所稱然思苦奇  
澁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

張籍者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爲太常寺太祝久次  
遷祕書郎愈薦爲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當  
時有名士皆與游而愈賢重之籍性狷直嘗責愈喜博筭  
及爲駁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釋老不能著書若孟軻  
揚雄以垂世者愈最後荅書曰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  
之納諸聖賢之域抑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調愈之質有可  
以至於道者浚其源道其所歸漑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



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者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曉曉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何有夫子聖人也而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亦至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嚮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

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楊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后能有所立吾豈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爲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則俟五十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



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之道傳者若不勝則無所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籍爲詩長於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辨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爲判官度脩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卽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絲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常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湜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歛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杖未至嚙其臂血流盧仝居東都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玉川子嘗爲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時又有賈島劉义皆韓門弟子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无本來東



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唘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諱詰之久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普州司倉參軍遷司戶未受命卒年五十六

劉義者亦一節士少放肆爲俠行因酒殺人三命命救出更折節讀書能爲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俛仰貴人常穿屐破衣聞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爲獨拜能面道人短長其服義則又彌縫若親屬然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

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歸齊魯不知所終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蠹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刻以樸剗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汔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義助爲



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感。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列傳第一百一

錢崔二韋二高馮二李盧封鄭敬列傳第一百二 唐書一百一十七

宋 祁 奉 勅 撰

錢徽字蔚章。父起。附見盧綸傳。徽中進士第。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僑士。游客以財貨饋坐。是得臯觀察使樊澤視其簿。獨徽無有。乃表署掌書記。蔡賊方熾。澤多募武士于軍。澤卒士頗布賞。周澈主留事。重擅發軍。層不敢給。時大雨雪。士寒凍。徽先冬頒衣絮。士乃大悅。又辟宣歙。崔衍府王師討蔡。檄遣采石兵會戰。戍還頗驕。蹇會衍病亟。徽請召池州刺史李遜。署副使。遜至而衍死。一軍賴以安。入拜左補闕。以祠部員外郎爲翰林學士。三遷中書舍人。加



承旨憲宗嘗獨召徽從容言它學士皆高選宜預聞機密  
廣參決帝稱其長者是時內積財圖復河湟然某無名貢  
獻而至者不甚却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  
臺門以避學士梁守謙爲院使見徽批監軍表語簡約歎  
曰一字不可益邪銜之以論淮西事忤旨罷職徙太子右  
庶子出虢州刺史人拜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  
渾之學士李紳以周漢賓並誘徽求致第籍渾之者憑子  
也多納古帖祕畫於文昌皆世所寶徽不能如二人請自  
取揚殷士蘇巢巢者李宗閔壻殷士者汝士之弟皆與徽  
厚文昌怒方帥劍南西川人辭節奏徽取士以私訪紳及

元稹時稹與宗國有隙因是共擠其非有詔王起白居易  
覆試而黜者過十遂貶江州刺史汝士等勸徽出文昌紳  
私書白直徽曰苟無愧於心安事辨證邪救子弟焚書初  
州有盜劫貢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百人繫訊徽按其  
枉悉縱去數日汀州得真盜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  
宴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佗用哉命代貧民租入  
轉湖州時宣歙二州左丞孔戣請徙徽領宣歙宰相以其本  
文辭進不用戣曰相君宜知天下事徽江虢之治不及知  
况其它邪還遷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文宗立召拜尚  
書左丞會宣墨外群臣在廷方大寒稍稍引避徽素恭謹



不去位又而仕四上疏告老不許大和初復為華州俄以

吏部尚書致仕十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徽與薛正倫

魏弘簡善二人公死徽撫其孤至婚嫁成立任庶子時韓

公武以賂結公遺徽錢一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

讓徽曰取之在我不在官時稱有公望子可復方義可復

死鄭注時方義終太子賓客子羽字瑞文善文辭宰相王

搏薦知制誥進士書舍人搏得罪羽貶撫州司馬

崔咸字重易博州博平人元和初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鄭

餘庶子夷簡皆衣冠府與均禮入朝為侍御史處正特

立風采動一時以取東都裴度在興元憂之白表求

觀與章偕來於是李逢吉當國畏度復相使京兆尹劉杲

楚等十餘人悉力根却之雖度門下賓客皆有去就意宅

日度置酒延客栖楚曲意自解附耳語咸嫉其矯舉酒讓

度曰丞相乃許所由官囁嚅耳語願上罰爵度笑受而飲

栖楚不自安趨出坐上莫不壯之累遷陝虢觀察使日與

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醒夜分輒決事裁剖精明無一毫差

吏稱為神入拜右散騎常侍祕書監太和八年卒咸素有

高世志造詣漸遠間游終南山乘月吟嘯至感慨泣下諸

文中歌詩最善

韋表微字子明隋郡城公元禮七世孫羈非能屬文母訓



不去世位久而仕四上疏告老不許大和初復為華州俄以  
吏部尚書致仕十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徽與薛正倫  
魏弘簡善二人以別死徽撫其孤至婚嫁成立任庶子時韓  
公武以賂結公遺徽錢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  
讓徽曰取之在我不在官時稱有公望子可復方義可復  
死鄭注時方義終太子賓客子羽字瑞文善文辭宰相王  
搏薦知制誥進士書舍人搏得罪羽貶撫州司馬

崔咸字重易博州博平人元和初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鄭  
餘應季夷簡皆衣在幕府與均禮入朝為侍御史處正特  
立風采動一時以歎宗將幸東都裴度在興元憂之白表求

觀與章偕來於是李逢吉當國畏度復相使京兆尹劉杲  
楚等十餘人悉力振却之雖度門下賓客皆有去就意宅  
日度置酒延客栖楚曲意自解附耳語咸嫉其矯舉酒讓  
度曰丞相乃許所由官躡嚙耳語願上罰爵度笑受而飲  
栖楚不自安趨出坐上莫不壯之累遷陝虢觀察使日與  
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醒夜分輒決事裁剖精明無一毫差  
吏稱為神入拜右散騎常侍祕書監太和八年卒咸素有  
高世志造詣漸遠間游終南山乘月吟嘯至感慨泣下諸  
文中歌詩最善

韋表微字子明隋郿城公元禮七世孫羈非能屬文母訓



諭稍厲輒不敢食以是未嘗讓責韋臯鎮西川王緯司空曙獨孤良弼裴況居幕府皆厚相推挹況嘗謂表微似衛玠自以不能及也擢進士第數辟諸使府久之入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擲白眉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俄爲翰林學士是時李紳忤宰相貶端州龐嚴蔣防皆謫去學士缺人人爭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進知制誥後與處厚議增選學士復薦路隋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因曰隋位崇入且翁右柰何荅曰選德進賢初不計私也久之遷中書舍人敬宗

嘗語左右欲相二韋會崩文宗立獨相處厚進表微戶部侍郎力志沼叛詔李聽率師討之次河上天子憂無成功表微曰以聽軍勢不十五日必破賊及捷書上止浹日志沼殘兵六千奔昭義宰相請推處首惡者誅之歸脅從者于魏表微上言逆子降又殺之非好生也請以聽代史憲誠于魏志沼之徒可使招納不聽以病痼罷學士卒年六十贈禮部尚書始被病醫藥不能具所居堂寢隘陋旣没弔客咨嗟篤故舊雖庸下與攜手語笑無間然尤好春秋病諸儒執一槩是非紛然著三傳總例完會經趣又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



高鉞字翹之史失其何所人與弟銖錯俱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史館脩撰元和末以中人爲和糴使鉞繼疏論執轉起居郎數陳政得失穆宗嘉之面賜緋魚召入翰林爲學士張韶變興倉卒鉞從敬宗夜駐左軍翌日進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入見帝因勸躬聽學以示憂勤帝納其言賜錦綵俄罷學士累進吏部侍郎人善其振職出爲同州刺史卒贈兵部尚書遺命薄葬鉞少孤寡介然無黨援以致宦達諸弟皆檢愿友愛爲搢紳景重子湜字澄之第進士累官右諫議大夫咸通末爲禮部侍郎時士多繇權要干請湜不能裁旣而抵帽于地曰吾決以至公取之得譴

固吾分乃取公乘億許棠聶夷中等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出爲昭義節度使爲下所逐貶連州司馬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億字壽仙棠字文化夷中字坦之皆有名當時銖字權仲旣擢第署太原張弘靖幕府入遷監察御史大和時累擢給事中文宗得李訓驟拜侍講學士銖率諫官伏閣言訓素行儉邪不可任必亂天下帝遣使者諭曰朕留訓時時講繹前命不可改當是時已旱而水彗變未息鄭注權震赫人情危駭旣誅等弗見省羣臣失色明年訓當國出銖爲浙東觀察使歷義成節度使大中初遷禮部尚書判戶部徙太常卿嘗罰禮生博士李愨愨見曰故事



禮院不關白太常故卿莅職博士不參集不宜罰小史墮舊典銖歎曰吾老不能退乃爲小兒所辱卒

銖字弱金連中進士宏辭科辟河東府參謀歷吏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開成元年權知貢舉文宗自以題畀有司錯以籍上帝語侍臣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於前鄭覃曰陛下矯革近制以正頽俗而錯乃能爲陛下得人帝曰諸鎮表奏太浮華宜責掌書記以誠流宕李石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誠如聖訓卽以錯爲禮部侍郎閱三歲頗得才實始歲取四十人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遷吏部侍郎出爲鄂岳觀察使卒贈禮

固吾分乃取公乘億許棠聶夷中等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出爲昭義節度使爲下所逐貶連州司馬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億字壽仙棠字文化夷中字坦之皆有名當時銖字權仲旣擢第署太原張弘靖幕府入遷監察御史大和時累推給事中文宗得李訓驟拜侍講學士銖率諫官伏閣言訓素行儉邪不可任必亂天下帝遣使者諭曰朕留訓時時講繹前命不可改當是時已旱而水彗變未息鄭注權震赫人情危駭旣銖等弗見省羣臣失色明年訓當國出銖爲浙東觀察使歷義成節度使大中初遷禮部尚書判戶部徙太常卿嘗罰禮生博士李愨愨見曰故事



禮院不開白太常故卿莅職博士不參集不宜罰小史隳  
舊典銖歎曰吾老不能退乃爲小兒所辱卒

錯字弱金連中進士宏辭科辟河東府參謀歷吏部員外  
郎遷中書舍人開成元年權知貢舉文宗自以題畀有司  
錯以籍上帝語侍臣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於前  
鄭覃曰陛下矯革近制以正頽俗而錯乃能爲陛下得人  
帝曰諸鎮表奏太浮華宜責掌書記以誠流宕李石曰古  
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誠如聖訓卽以錯  
爲禮部侍郎閱三歲頗得才實始歲取四十人才益少詔  
減十人猶不能滿遷吏部侍郎出爲鄂岳觀察使卒贈禮

累封長樂縣公擢東川節度使莞城郭增兵械十餘萬詔  
分餘甲賜黔巫道涪水數壞居廬舍宿修利防庸一方便  
賴疾革將斷重刑家人請宥之宿曰命修短天也撓法以  
求祐吾不敢卒年七十贈吏部尚書諡曰懿治命薄葬悉  
以平生書納墓中子圖字昌之連中進士宏辭科大中時  
終戶部侍郎判度支寬爲起居郎

定字介夫偉儀觀與宿齊名人方漢二馬于頔素善之頔  
在襄陽定徒步上謁吏不肯白乃亟去頔聞斥吏歸錢五  
十萬及諸境定返其遺以書讓頔不下士頔大慙第進士  
異等辟浙西薛平府以鄂尉爲集賢校理始定居喪號毀



甚故數移疾大學士疑其簡怠奪職二遷祠部員外郎出  
為郢州刺史吏告定略民妻乾沒庫錢御史鞠治無狀坐  
游宴不節免官起為國子司業再遷太常少卿文宗嘗詔  
開元霓裳羽衣舞參以雲韶肄于廷定部諸工立縣間端  
凝若植帝異之問學士李珣珣以定對帝喜曰豈非能古  
章句者邪親誦定送客西江詩召升殿賜禁中瑞錦詔悉  
所著以上遷諫議大夫是歲訓注敗多誅公卿中外危懼  
及改元天子御前殿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定力爭  
罷之又請許左右史從宰相至延英記所言執政不悅改  
太子詹事鄭覃兼太子太師上目欲會尚書省定據禮當

集詹事府詔可論者多其正換衛尉卿以左散騎常侍致  
仕卒贈工部尚書諡曰節初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黑  
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使西蕃所館寫定商山記於屏其名  
播戎夷如此

審字退思開成中為諫議大夫拜桂管觀察使歷國子祭  
酒監有孔子碑武后所立睿宗署額審請琢周著唐終祕  
書監子緘字宗之乾符初歷京兆河南尹

李虞仲字見之父端附見文藝傳虞仲第進士宏辭累遷  
太常博士建言諡者所以表德懲惡春秋褒貶法也苟壽  
祿僂辱流放皆緣一時非以明示百代然而後之所以知



其行者惟論是觀古者將葬請論今近或二三年遠乃數十年然後請論人歿已久風績湮歇採諸傳聞不可考信誅狀雖在言與事浮臣請凡得論者前葬一月請考功刺太常定議其不請與請而過時者聽御史劾舉居京師不得過半暮居外一暮若善惡著而不請許考功察行論之節行卓異雖無官及官卑者在所以聞詔可實曆初以兵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出爲華州刺史歷吏部侍郎簡儉寡欲時望歸重卒年六十五贈吏部尚書

李翱字習之後魏尚書左僕射沖十世孫中進士第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脩撰常謂史官紀

事不得實乃建言大氏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於世者皆訪於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狀謚牒然其爲狀者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溺于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賢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爲直言段秀實但記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不者願敕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又條興復太平大略曰陛下卽位以來懷不廷臣誅畔賊刷五聖憤耻自古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者若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爲賊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戰陛下俘之赦不誅詔田弘正隨材授職欲歸者縱之



澄等得生歸轉以相謂賊衆莫不懷盛德無肯拒戰劉悟所以能一昔斬師道者以三軍皆苦賊而矐就陛下故不淹日成大功一也今歲關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石羣臣動色百姓歌樂遍畎畝二也昔齊遺魯以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子行今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遂以歸之三也又出李宗奭妻女於掖廷以田宅賜沈道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臣愚不能盡識若它詔令一皆類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覆掌而致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復制度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旣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

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蕃戎停盜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之路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陛下旣以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爲其易者乎以陛下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與之脩復故事以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一日不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旣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至臣竊惜陛下當可興之時而謙讓未爲也再遷考功員外郎初諫議大夫李景儉表翱自代景儉斥翱下除朗州刺史



久之召爲禮部郎中翱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  
佛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百斥其過失逢吉詭不校翱  
恚懼即移病滿百日有司白免官逢吉更表爲廬州刺史  
時州旱遂疫逋捐係路亡籍口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  
利而窶尸仍輸賦翱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稅  
萬二千緡貧弱以安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  
柏耆使滄州翱盛言其才耆得罪由是左遷少府少監後  
歷遷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卒翱始從昌黎  
韓愈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有司亦諡曰文  
盧簡辭字子策父綸別傳與兄簡能弟弘止簡求皆有文

並第進士歷佐帥府入遷侍御史習知法令及臺閣舊事  
寶曆中黎幹子燭詣臺請復葉縣故田有司莫能知簡辭  
獨詰曰按幹坐黨魚朝恩誅賢田皆沒大曆後數十年比  
有赦令無原洗之言燭安得冒論不爲治福建鹽鐵院官  
盧昂坐贓簡辭窮按乃得金牀瑟瑟枕大如斗敬宗曰禁  
中無此昂爲吏可知矣李程鎮太原表爲節度判官入授  
考功員外郎累擢湖南浙西觀察使以檢校工部尚書爲  
忠武節度使徙山南東道坐事貶衢州刺史卒簡能見鄭  
注傳其子知猷字子暮中進士第登宏辭補祕書省正字  
蕭鄴鎮荆南劔南再辟掌書記入遷右補闕出爲饒州刺



史以政最聞累進中書舍人朱玫亂避難不出僖宗還京  
召拜工部侍郎史館脩撰歷太常卿戶部尚書至太子太  
師昭宗爲劉季述所幽感憤卒贈太尉知飫噐量渾厚世  
推爲長者善書有楷法文辭贍麗子文度亦貴顯

弘止字子彊佐劉悟府累擢監察御史沈傳師表爲江西  
團練副使入拜侍御史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盧允  
中坐贓詔弘止按訊文宗將殺鼎弘止執據臯由允中鼎  
乃連坐不應死帝釋之累遷給事中會昌中詔河北三節  
度討劉稹何弘敬王元逵先取邢洛磁三州宰相李德裕  
畏諸帥有請地者乃以弘止爲三州團練觀察留後制未

下稹平即詔爲三州及河北兩鎮宣慰使還拜工部侍郎  
以戶部領度支初兩池鹽法弊得費不相償弘止使判官  
司空輿檢鈎釐正條上新法即表輿兩池使自是課入歲  
倍用度賴之踰年出爲武寧節度使徐自王智興後吏卒  
驕沓銀刀軍尤不法弘止戮其尤無狀者終弘止治不敢  
譁優詔褒勞弘止羸病正身還東都不許徙宣武卒于鎮  
贈尚書右僕射子虔灌有美才終祕書監

簡求字子臧始從江西王仲舒幕府兩爲裴度元稹所辟  
又佐牛僧孺鎮襄陽入遷戶部員外郎會昌中討劉稹以  
忠武節度使李彥佐爲招討使各選簡求副之俾知後務



唐書列傳卷一百一十一  
歷蘇壽二州刺史大中九年党項擾邊拜涇原渭武節度使徙義武鳳翔河東三鎮簡求爲政長權變文不害居邊善綏御人皆安之太原統退渾契苾沙陀三部難馴制它帥或與詛盟質子弟然寇掠不爲止簡求歸所質開示至誠虜憚其恩信不敢亂久之辭疾以太子少師致仕還東都治園沼林苑與賓客置酒自娛平年七十六贈尚書左僕射子嗣業汝弼皆中進士第汝弼以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從昭宗遷洛方柳璨斷喪王室汝弼懼移疾去客上黨後依李克用克用表爲節度副使太原府子亭簡求所署多在每宴亭中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人美其有禮嗣業



命之世榮其遷少逸長慶末爲侍御史坐失舉劾貶贊善  
大夫累遷諫議大夫乃代元裕稍進給事中出爲陝虢觀  
察使中人責峽石驛吏供餅惡鞭之少逸封餅以聞宣宗  
怒召使者責曰山谷間是餅豈易具邪謫隸恭陵中人皆  
歛手以兵部尚書致仕卒元裕始名允中大和中改今名  
元裕子璩字瑩之第進士累佐使府以左拾遺爲翰林學  
士擢諫議大夫近世學士超省郎進官者惟鄭顥以尚主  
而璩以寵升云懿宗時拜劔南東川節度使召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閱月卒贈司空太常博士曹鄴建  
言璩宰相交游醜雜進取多蹊徑諡法不思妄愛曰刺請



諡爲刺從之

封敖字碩夫其先蓋冀州蓆人元和中署進士第江西裴堪辟置其府轉右拾遺雅爲宰相李德裕所器會昌初以左司員外郎召爲翰林學士三遷工部侍郎敖屬辭贍敏不爲竒澁語切而理勝武宗使作詔書尉邊將傷夷者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善其如意出賜以宮錦劉稹平德裕以定策功進大尉時敖草其制曰謀皆予同言不它惑德裕以能明專任已以成功謂敖曰陸生恨文不迫意如君此等語豈易得邪解所賜玉帶贈之未幾拜御史中丞與宰相盧商慮囚誤縱死皐復爲工部侍郎大中中歷平

命之世榮其遷少逸長慶末爲侍御史坐失舉劾貶贊善大夫累遷諫議大夫乃代元裕稍進給事中出爲陝虢觀察使中人責峽石驛吏供餅惡鞭之少逸封餅以聞宣宗怒召使者責曰山谷間是餅豈易具邪謫隸恭陵中人皆歛手以兵部尚書致仕卒元裕始名允中大和中改今名元裕子璩字瑩之第進士累佐使府以左拾遺爲翰林學士擢諫議大夫近世學士超省郎進官者惟鄭顥以尚主而璩以寵升云懿宗時拜劔南東川節度使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閱月卒贈司空太常博士曹鄴建言璩宰相交游醜雜進取多蹊徑諡法不思妄愛曰刺請



論爲刺從之

封敖字碩夫其先蓋冀州蓆人元和中署進士第江西裴堪辟置其府轉右拾遺雅爲宰相李德裕所器會昌初以左司員外郎召爲翰林學士三遷工部侍郎敖屬辭瞻敏不爲竒澁語切而理勝武宗使作詔書尉邊將傷夷者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善其如意出賜以官錦劉稹平德裕以定策功進大尉時敖草其制曰謀皆予同言不它惑德裕以能明專任已以成功謂敖曰陸生恨文不迨意如君此等語豈易得邪解所賜玉帶贈之未幾拜御史中丞與宰相盧商慮囚誤縱死梟復爲工部侍郎大中中歷平

士及第辟山南東道節度府與馬曙聯舍於是帥不政法制陵頽曙引大吏廷責之吏負兼軍職不引咎走訴諸府牙將且十輩方雜語以申吏枉晦讓諸將曰吏冒軍名公等不能詰反引與爲伍柰何衆愧謝闔府咨美擢累諫議大夫武宗時趙歸真以詐營罔天子御史平吳湘獄得臯宰相晦上疏極道非是不小回縱大中中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浙西觀察使時南方連饑有詔弛權酒茗官用告臯晦處身儉勤貲力遂克徙充海節度使以太子賓客分司卒贈兵部尚書諡曰肅晦兄昕暉弟昫煦俱第進士籍昕爲河陽節度使暉右散騎常侍世寵



其家

韋博字大業京兆萬年人祖黃裳浙西節度觀察使博取進士第寔遷殿中侍御史開成中蕭本詐窮得臯詔與中人籍其財中人利寶玉欲竊取去博奪還簿無遺貲回鶻入寇以苻澈爲河東節度使拜博爲判官久之進主客郎中時詔毀佛祠悉浮屠隸主客博言令太暴宜近中宰相李德裕惡之會羌渾叛以何清朝爲靈武節度使詔博副之擢右諫議大夫召對賜金紫因行西北邊商虜彊弱還奏有旨進左大夫爲京兆尹與御史中丞囂競不平皆得擢下除博衛尉卿出爲平盧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徙昭

義卒年六十二贈兵部尚書

李景讓字後已贈太尉澄孫也性方毅有守寶曆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領鹽鐵景讓詣延英亟論不可遂知名沈傳師觀察江西表以自副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商華虢三州刺史母鄭治家嚴身訓勒諸子始貧乏時治牆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蓄其身況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自右散騎常侍出爲浙西觀察使母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有日鄭曰如是吾方有事未行蓋怒其不肯告也且曰已貴何庸母行景讓重請臯乃赦故雖老猶加筆赦已起欣欣如



初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毋欲息衆謹召景讓廷責曰爾填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背泣謝廼罷一軍遂定景讓家行脩治閨門唯謹入爲尚書左丞拜天平節度使徙山南東道封酒泉縣男大中中進御史大夫甫視事劾免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祐威肅當朝爲大夫三月蔣伸輔政景讓名素出伸右而宣宗擇宰相盡書羣臣當選者以名內器中禱憲宗神御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得世謂除大夫百日有佗官相者謂之辱臺景讓愧艱不能平見宰相自陳考深當代

即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或諫公廉潔亡素儲不爲諸子謀邪景讓笑曰兒曹詎餓死乎書聞輒還東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諡曰孝性獎士類拔孤仄如李蔚揚知退皆所推引始爲左丞蔣伸坐宴所酌酒語客曰有孝於家忠於國者飲此客肅然景讓起卒爵伸曰無宜於公所善蘇滌裴夷直皆爲李宗閔楊嗣復所擢故景讓在會昌時抑厭不遷宣宗銜穆宗舊怨景讓建請遷敬文武三主以猶子行爲嫌請還代宗以下主復入廟正昭穆事下百官議不然乃罷德望稍衰矣然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



唐書列傳卷一百一十八  
斷其騙石焉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樂和李公云弟景溫字德已歷諫議大夫福建觀察使徙華州刺史以美政聞累遷尚書右丞盧攜當國弟隱繇博士遷水部員外郎材下資淺人疾其冒無敢繩景溫不許赴省時故事久廢景溫既舉職人皆躩其正弟景莊亦至顯官

列傳第一百二

如韜

劉蕡列傳第一百三

唐書一百七十八

奉 祁 奉

勅

撰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聞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于謀浩然有拯世意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弛遷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恥將翦落支黨方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凶醜朋挺外脅羣臣內掣侮天子蕡常痛疾大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于廷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無爲端拱司契陶甌心以居簡凝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



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實乎其不可及已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氏滋熾風流寢微自漢以降足言蓋寡朕顧唯昧道祇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達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阨災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惰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百二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

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治思所以究此繆繇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淵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彥佇啟宿愴冀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革於前弊何澤惠於下土何脩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治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惟此龜鑑擇乎中庸斯在洽聞朕將親覽蕡對曰臣誠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



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鬱抑思有時而發常欲與庶人  
議于道商賈謗于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祆言之罪  
無所悔況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嘉謀制詔中外舉直言  
極諫臣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世所忌時  
所禁權幸所諱惡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如  
優容不使聖時有讜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  
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地以濟  
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治  
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祗荷丕構而  
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

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絀左右之織佞進股肱之大臣  
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  
敗心有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  
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在脩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  
以導之揀災旱在致精神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廩罕畜本  
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繇中外  
之法殊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  
百二淫巧繇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  
發攏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  
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



罷斥惰游念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  
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  
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今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  
姦豪之志則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于下  
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  
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  
先不若唐堯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干且非大德  
之中庸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爲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  
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  
之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  
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  
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  
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  
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  
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  
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執契而居簡無爲而不宰  
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僞  
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  
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絀左右之織佞進股肱之大臣實  
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問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



唐傳一百三  
四  
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  
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萬  
機之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爲下  
所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  
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  
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  
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  
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  
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爲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  
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

臣得爲陛下備論之夫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  
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  
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正人春秋闡弒吳子餘祭  
書其名譏疎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  
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誡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  
正道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  
之直輔相得以顯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  
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攝朝  
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  
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



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閭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太子未立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宐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顛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八於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

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肯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而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說辭之文易有矢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旣言而不行必嬰其禍



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裴回憂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搖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治其則當治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嘗盱之憂矣臣前所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禹之爲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職才德其業不侵其職居

官唯其能左右唯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彊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二世漢元成咸願指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亾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亾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離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



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亾也失於微弱彊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彊臣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不虞亾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世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繇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繇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亾不書取者梁自亾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終自取其滅亾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

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視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讐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顛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



而弄法寃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重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卽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繇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繇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卽位

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懽康兆庶蘇息卽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脩之也則人不動而自立導之也則人不教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



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正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

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旣富矣則仁義興焉旣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揀災旱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卹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



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  
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前所  
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  
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臣願斥  
游惰之人以篤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  
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繇國家取人不  
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  
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  
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  
檢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

公盟諸侯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  
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三  
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  
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負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  
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  
措繇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  
賦間農事以脩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  
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太宗置  
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閑歲則櫜弓力穡有事則釋耒  
荷戈所以脩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



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於養階勲軍容合中宮之  
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一蹈  
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  
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羈縻藩臣  
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  
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  
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  
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  
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形下國始  
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

謂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  
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  
前所謂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者臣以爲刺史之任治亂  
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彊恩可以惠  
孤寡彊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曾戛戰陣及功  
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卽絕  
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請以  
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  
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繇考言以  
詢行也臣前所謂形于耻格者繇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



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  
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  
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  
煩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謂博延羣彥願  
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其敢愛死者昔晁錯爲  
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  
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僂蓋痛社  
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  
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  
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

次察臣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於地  
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  
至如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  
下土之惠脩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  
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  
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  
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  
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大和以仁壽可以消控無爲垂拱  
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化之柄  
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脩闡外之寄念百度之

武元十八年

唐書傳三

十三



求正在擇庶官而任之使顯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  
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爲天下教動  
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  
食勞神惕慮然後致治哉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  
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贊對嗟伏以爲過古晁  
董而畏中官毗睚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藥流涕者詩  
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元  
凝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邵曰贊遂我留吾顏  
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  
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

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贊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  
成敗陛下所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爲據  
漢魏以來無與贊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  
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於垂泣謂贊指切左右畏近臣銜  
怒變興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  
亂復興于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  
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  
以直言召天下士贊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訐必容雖過  
當獎書于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贊不幸死天下必曰  
陛下陰殺讜直結讎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搖



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蕢遠甚內懷愧恥自謂賢良柰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蕢直臣逃苟且之慙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帝不納邵字子玄後歷賀州刺史蕢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蕢幕府授祕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蕢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始帝恭儉求治志除凶人然懦而不睿臣下畏禍不敢言故蕢對極陳晉襄公殺陽處父以戒帝又引闞弒吳子陰贊帝決帝後與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守澄廢帝弟漳王而斥申錫帝依違其間不敢主也賈餗與王涯李訓舒元興位宰相以謀敗

爲中官夷其宗而宦者益橫帝以憂崩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衮上言蕢當大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奪爵土復掃除之役遂罹譴逐身死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飲泣比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蕢策蚤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聖世耶今天地反正枉鼻憤齒有望於陛下帝感悟贈蕢右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

贊曰漢武帝三策董仲舒仲舒所對陳天人大槩緩而不切也蕢與諸儒偕進獨譏切宦官然亦太疏直矣戒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廷何邪其後宋申錫以謀泄貶李訓以計



不臧死宦者遂疆可不戒哉意贊之賢當先以忠結上後為帝謀天下所以安危者庶其紓患邪

大出... 卷一百三... 李鄭二王賈舒列傳一百四

李鄭二王賈舒列傳一百四 唐書一百七十九

宋 和 奉 勅 撰

李訓字子垂始名仲言字子訓故宰相揆族孫質狀魁梧

敏于辯論多大言自標置直擢進士第補太學助教辟河

節度府從父逢吉為宰相以仲言陰險善謀事厚昵之坐

武昭獄流象州文宗嗣位更赦還以母喪居東都鄭注佐

昭義府仲言慨然曰當世操權力者皆齷齪吾聞注好士

有中助可與共事因往見注相得甚歡時逢吉方留守快

快不樂思復用知與注善付金幣百萬使西至京師厚給

注注喜介之謁王守澄守澄善遇之即以注術仲言經義



并薦於帝仲言持詭辯激邛可聽善鉤揣人主意又以身  
儒者海內望族既見識擢志望不淺始宋申錫謀誅守澄  
不克死宦尹益橫帝愈憤恥而憲祖之弑罪人未得雖外  
假借內不堪欲夷絕其類顧在位臣持祿取容無仗節死  
難者注陰知帝指屢建密計引仲言叶力帝外託講勸又  
皆以守澄進故與之謀則其黨不疑仲言尚縗麤帝使衣  
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出入禁中服除起爲四門助教賜緋  
袍銀魚時大和八年也其十月遷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講  
學士入院詔法曲弟子二十人侑宴示優寵於是給事中  
鄭肅韓飲謀議大夫李珣郭承嘏中書舍人高元裕權璠

等共劾仲言儉人天下共知不宜在左右帝不聽仲言數  
進講至闔寺必感憤申重以激帝心帝見其言縱橫謂果  
可任遂不疑而待遇莫與比因改名訓帝猶慮宦人猜忌  
乃疏易五義示羣臣有能異訓意者賞欲天下知以師臣  
待訓明年秋七月進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居中倚  
重實行宰相事宜人陳弘志時監襄陽軍訓啟帝召還至  
青泥驛遣使者杖殺之復以計白罷守澄觀軍容使賜鴆  
死又逐西川監軍楊承和淮南韋元素河東王踐言於嶺  
外已行皆賜死而崔潭峻前物故詔剖棺鞭尸元和逆黨  
幾盡訓本挾竒進及大權在已銳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



事無不如所欲挾注相朋比務報恩復讎素忌李德裕宗  
閔之寵乃因楊虞卿獄指爲黨人嘗所惡者悉陷黨中遷  
貶無闕日班列幾空中外震畏帝爲下詔開諭羣情稍安  
不踰月以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金紫服仍詔  
三日一至翰林以終易義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謂遭時  
其志可行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攘夷狄歸河朔諸鎮意  
果而謀淺天子以爲然俄賜第勝業里賞賚旁午每進見  
佗宰相備位天子傾意宦官衛兵皆惛憚迎拜天下愴怪  
士微取富貴皆憑以爲資訓時時進賢才偉望以悅士心  
人皆惑之嘗建言天下浮屠避徭賦耗國衣食請行業不

如今者還爲民旣執政自白罷因以市恩始注先顯訓藉  
以進及勢相埒賴寵爭功不兩立然方事未集乃出注使  
鎮鳳翔外爲助援內實猜克待逞且殺之擢所厚善分總  
兵柄於是王璠爲太原節度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羅  
立言權京兆尹韓約金吾將軍李孝本權御史中丞陰許  
璠行餘多募士及金吾臺府卒劫以爲用十一月壬戌帝  
御紫宸殿約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樹羣臣賀訓元輿奏言  
甘露近在禁中陛下安親往以承天祉許之即輦如含元  
殿詔宰相羣臣往視還訓奏言非甘露帝曰豈約妄邪顧  
中尉仇士良魚志弘等驗之訓因欲閉止諸宦人使無逸



唐書傳二百四  
者時璠行餘皆辭赴鎮兵列丹鳳門外設而待訓傳呼曰  
兩鎮軍入受詔旨聞者趨入邠寧軍不至璠懼弗能前獨  
行餘拜殿下宦人至仗所約流汗不能舉首士良等怪之  
曰將軍何爲爾會風動廡幕見執兵者士良等驚走出闈  
者將闔扉爲宦侍叱爭不及閉訓急連呼金吾兵曰衛乘  
與者人賜錢百千於是有人隨訓入者宦人曰急矣上當還  
內即扶輦決果急下殿趨訓攀輦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  
李訓反帝曰訓不及士良手搏訓而躡訓腔之將引刀韉  
中救至士良免立言孝本領衆四百東西來上殿與金吾  
士縱擊宦官死者數十人訓持輦愈急至宣政門宦人郝

志榮堪訓什之輦入東上閣卽閉宮中呼萬歲元輿雖知  
謀不以告涯曰上將開延英邪而羣臣見宰相問故會士  
良遣神策副使劉奏倫陳君奕等率衛士五百挺兵出所  
值輒殺涯等惶遽易服步出殺諸司史六七百人復分兵  
屯諸宮門捕訓黨千餘人斬四方館流血成渠宦豎知訓  
事連天子相與怨噴帝懼僞不語故宦人得肆志殺戮俄  
而元輿涯皆爲兵所執涯實不知謀士良榜笞急乃自署  
反狀詔出衛騎千餘馳咸陽奉天捕亡者大索都城分掩  
涯訓等第兵遂大掠入黎埴羅讓渾鐵胡証等家及賈耽  
廟貲產一空兩省印簿書輒持去祕館圖籍蕩然無餘者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四  
明日召羣臣朝至建福門從者不得入光範門尚閉列兵  
誰何乃繇金吾右仗至宣政衙兵皆露持是時無宰相御  
史中丞久之閣門使馬元贇啟宣政扉傳詔張仲方可京  
兆尹而吏皆前死羣臣不能班帝初未知涯等被繫猶遲  
其不朝既而士良白涯與訓謀逆將立鄭注遽召僕射令  
狐楚鄭覃兵部尚書王源中吏部侍郎李虞仲等至帝對  
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邪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  
是日京師兵剽劫未止民乘亂往往復私怨相戕擊人死  
甚衆帝遣楊鎮斬遂良等屯兵大衢鼓而儆之兵乃止帝  
逼宦官於是下詔暴訓涯等罪孝本易綠袴猶金帶以帽

障面奔鄭注至咸陽追騎及之餽匿民間羸服乘驢自歸  
璠聚河東兵環第自衛弘志使偏將攻之呼曰王涯等得  
罪起尚書爲相璠喜啟關納之旣行知見給泣曰李訓累  
我俄行餘立言皆得自涯十餘族并奴婢悉繫左右軍璠  
見涯恚曰公何見引涯曰君昔漏宋丞相謀於守澄今焉  
逃死訓旣敗被綠衣詭言黜官走終南山依浮屠宗密宗  
密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爲蓋屋將所執械而東訓  
恚爲宦人酷辱祈監者曰得我者有賞不如持首去乃斬  
之傳其首餘黨悉禽後一日兩神策兵將涯等赴郊廟過  
兩市皆腰斬梟首以徇餽臨刑憤叱獨元輿曰鼂錯張華



尚不免豈特吾屬哉約最後捕得責以反狀不服斬之殺  
訓弟仲裒元臯始元臯以屬疏自解得去士良訊奴言事  
前一昔宿訓第遣人追斬之訓死士良捕宗密將殺之怡  
然曰與訓游久浮屠法遇困則救死固其分乃釋之是時  
暴尸旁午有詔棄都外男女孩嬰相雜廁淹旬許京兆府  
瘞歛作二大冢葬近左右它日帝頗思訓數爲李石鄭覃  
稱其才而宦豎益熾帝未以制居常忽忽不懌每游燕雖  
倡樂雜沓未嘗歡顏慘不展往往瞋目獨語或裴回眺望  
賦詩以見情自是感疾至棄天下云

鄭注絳州翼城人世微賤以方伎游江湖間元和末至襄

陽依節度使李愬爲愬煮黃金餌之寔親遇署衙推從

徐州稍參處軍政注多藝詭譎陰狡億探人瘦隱輒中所

欲爲愬籌事未嘗不用挾邪市權舉軍患之監軍王守澄

白愬愬曰然彼竒士也將軍試與語守澄始拒不納既坐

機辯橫生鉤得其意守澄大驚引至後堂語終夕恨相見

晚謝愬曰誠如公言即署巡官守澄入揔樞密與俱至京

師厚加贍卹日夜爲守澄計議因陰通賂遺初士纖巧者

附離後要官貴人亦趨往旣陷宋申錫搢紳側目金吾將

軍孟文亮鎮邠寧取爲司馬不肯行御史中丞宇文鼎劾

奏乃上道過奉天輒還御史復言注姦狀請付有司治罪



始王涯用注力再輔政又憚守澄過其奏更擢通王府司馬右神策判官士議謹駭劉從諫惡其人欲因斥去之卽表副昭義節度至府不旬月文宗暴眩守澄復薦注卽日召入對浴堂門賜齎至渥是夜尋出東方長三尺芒耀怒急俄進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資貪昏既藉權寵專鬻官射利貨積鉅萬不知止起第善和里通永巷飛廡複壁聚京師輕薄子方鎮將吏以煽聲焰間入神策與守澄語必終日或夜艾乃罷險人躁夫有所干謝日走門李訓既附注進於是兩人權震天下矣尋擢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時訓已在禁中日日議論帝前相倡和謀鉏翦中官自

謂功在畧刻帝惑之乘是進退士大夫撓骹朝法賢不肖淆亂以爲弛張當然衆策其必亂帝問富人術以權茶對其法欲置茶官籍民圃而給其直工自擷暴則利悉之官帝始詔王涯爲權茶使又言秦雍災當興後馱之帝嘗詠杜甫曲江辭有宮殿千門語意天寶時環江有觀榭宮室聞注言卽詔兩神策治曲江昆明作紫雲樓采霞亭詔公卿得列舍隄上注本姓魚冒爲鄭故當時號魚鄭及用事人庾謂曰水族貌寢陋不能遠視常衣麤裘外示質素始李愬病痿注治之有狀守澄神其術故中人皆昵愛俄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隴右節度使詔月入奏事請寮屬於



訓訓與舒元興謀終殺注慮其豪俊爲助更擇臺閣長厚者以錢可復爲副李敬彝爲司馬盧簡能蕭傑爲判官盧弘茂爲掌書記舊制節度使受命戎服詣兵部謁後寢廢注請復之而王璠郭行餘皆踵爲常是日度支京兆等供帳入辭帝賜通天犀帶出都門旗千折注惡之先是守澄死以十月葬滻水注奏言守澄國勞舊願身護喪因群宦者臨送欲以鎮兵悉禽誅之訓畏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事注率五百騎至扶風今韓遼知其謀奔武功注聞訓敗乃還其屬魏弘節勸注殺監軍張仲清及大將賈克中等十餘人注驚惋不暇聽仲清與前少尹陸暢用其將李叔

和策訪注計事斬其首兵皆潰去注妻兄魏逢尤佻險贊注爲姦數顧賊爲率更令鳳翔少尹遣逢至京師與訓約被誅可復等及親卒千餘人皆族矣擢仲清內常侍遼咸陽令叔和檢校太子賓客賜錢千萬暢鳳翔行軍司馬梟注首光宅坊三日瘞之羣臣皆賀乃夷其家初未獲注京師戒嚴涇原鄜坊節度使王茂元蕭弘皆勒兵備非常及是人相慶籍其貲得絹百萬匹它物稱是注敗前茵生所服帶上褚中藥化爲蠅數萬飛去可復徽子也爲禮部郎中簡能者簡辭弟駕部員外郎傑者俛弟也主客員外郎弘茂右拾遺可復將死女年十四爲祈免女曰殺我父何



面目以生抱可復求死亦斬之弘茂妻蕭臨刑詬曰我太后妹奴輩可來殺兵皆斂手乃免弘節勇而多謀始在鄜坊趙儋節度府爲注所辟敬彝爲路隋所辟隋卒容江淮以未赴免因擢兵部員外郎終衢州刺史王如前南士王涯字廣津其先本太原人魏廣陽侯罔之裔祖祚武后時諫罷萬象神宮知名開元時以大理司直馳傳決獄所至仁平父晃歷左補闕温州刺史涯博學工屬文往見梁肅肅異其才薦於陸贄擢進士又舉宏辭再調藍田尉久之以左拾遺爲翰林學士進起居舍人元和初會其甥皇甫湜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忤宰相涯坐不避嫌罷學士

再貶虢州司馬徙爲袁州刺史憲宗思之以兵部員外郎召知制誥再爲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封清源縣男涯文有雅思永貞元和間訓誥溫麗多所橐定帝以其孤進自樹立數訪逮以私居遠或召不時至詔假光宅里官第諸學士莫敢望俄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坐循默不稱職罷再遷吏部侍郎穆宗立出爲劔南東川節度使時吐蕃寇邊西北騷然又略雅州涯調兵拒之上言蜀有兩道直擣賊腹一繇龍川清川以抵松州一繇緜州威蕃柵抵棲鷄城皆虜險要地臣願不愛金帛使信臣持節與北虜約曰能發兵深入者殺其人取某地受某賞開懷



以示之所以要約諄熟異它日者則匈奴之銳可出西戎  
之力衰矣帝不報長慶三年入爲御史大夫遷戶部尚書  
鹽鐵轉運使寶曆時復出領山南西道節度使文宗嗣位  
召拜太常卿以吏部尚書代王播復摠鹽鐵政益刻急歲  
中進尚書右僕射代郡公而御史中丞宇文鼎以涯兼使  
職恥爲之屈奏僕射視事日四品以上官不宜獨拜涯怒  
卽建言與其廢禮不如審官請避位以存舊典帝難之詔  
尚書省雜議工部侍郎李固言謂禮君於士不荅拜非其  
臣則荅不臣人之臣也大夫於其臣雖賤必荅拜避正君  
也大夫於獻不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荅已也古者列

國君猶與大夫荅拜所以尊事天子別嫌明微也議者謂  
僕射代尚書令禮當重凡百司州縣皆有副貳缺則攝總  
至著定之禮則不可越僕射由是也按令凡文武三品拜  
一品四品拜二品開元禮京兆河南牧州刺史縣令上日  
丞以下荅拜此禮令相戾不可獨據又言受冊管始上無  
不荅拜者而僕射亦受冊禮不得異雖相承爲故事然人  
情難安者安得弗改請如禮便帝不能決涯竟用舊儀自  
李師道平三道十二州皆有銅鐵官歲取冶賦百萬觀察  
使擅有之不入公上涯始建白如建中元年九月戊辰詔  
書收隸天子鹽鐵詔可久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唐書列傳一百四  
合度支鹽鐵爲一使兼領之乃奏罷京畿榷酒錢以悅衆  
俄檢校司空兼門下侍郎罷度支真拜司空始變茶法益  
其稅以濟用度下益困而鄭注亦議權茶天子命涯爲使  
心知不可不敢爭李訓敗乃及禍初民怨茶禁苛急涯就  
誅皆群詬詈抵以瓦礫涯質狀願省長上短下動舉詳華  
性嗇儉不畜妓妾惡卜祝及他方技別墅有佳木流泉居  
常書史自怡使客賀若夷鼓琴娛賓文宗惡俗侈靡詔涯  
懲革涯條上其制凡衣服室宇使略如士貴戚皆不便謗  
訕訕然議遂格然涯年過七十嗜權回位偷合訓等不能  
繫去就以至覆宗是時十一族貲皆悉爲兵掠而涯居永

寧里乃楊憑故第財貯鉅萬取之彌日不盡家書多與祕  
府侔前世名書畫嘗以厚貨鉤致或私以宮鑿垣納之重  
複祕固若不可窺者至是爲人破垣剔取奩軸金玉而棄  
其書畫於道籍田宅入于官子孟堅爲工部郎中集賢殿  
學士仲翔太常博士季琰校書郎皆死仲翔始匿侍御史  
裴鏞家鏞執以赴軍仲翔曰業不見容當自求生奈何反  
相噬邪聞者哀之後令狐楚見帝從容言向與臣竝列者  
旣族滅矣而露齒不藏深可悼痛帝惻然詔京兆尹薛元  
賞葬涯等十一人各賜襲衣仇士良使盜竊發其冢投骨  
渭水涯女爲竇紉妻以癩病免家人給告涯當貶忽夢涯



自提首告曰族滅矣惟若存歲時無忘我女驚號墮地乃以實告涯從弟沐客江南困窮來京師謁涯二歲乃得見許以祿仕難作亦死昭宗天復初大赦明涯訓之免追復爵位官其後裔

賈餗字子美河南人少孤客江淮間從父全觀察浙東餗往依之全尤器異收卹良厚舉進士高第聲稱籍甚又策賢良方正異等授渭南尉集賢校理擢累考功員外郎知制誥餗美文辭開敏有斷然褊急氣陵輩行李渤爲諫議大夫惡其人爲宰相言之而李逢吉竇易直愛餗才得不斥穆宗崩告哀江浙道拜常州刺史舊  
省官出使得

朱衣吏前導餗赴州猶用之觀察使李德裕敕吏還怏怏爲憾入爲太常少卿復知制誥歷禮部侍郎凡二典貢舉得士七十五人多名卿宰相再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姑藏縣男太和九年二已詔百官會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餗自矜大不徹扇蓋騎而入御史楊儉蘇特固爭餗曰黃面兒敢爾儉曰公爲御史能嘿嘿耶大夫温造以聞坐奪俸不勝恚求出爲浙西觀察使未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爲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國史旣得位會李宗閔得罪而指儉特爲黨斥去之少與沈傳師善傳師前死嘗夢云君可休矣餗寤而祭諸寢復夢曰事已



爾叵柰何劉蕡以賢良方正對策指中人爲禍亂根本而  
鍊與馮宿龐巖爲考官畏避不敢聞竟罹其禍鍊本中立  
不肯身犯顏排姦倖以及誅與王涯實不知謀人寃之  
舒元興婺州東陽人地寒不與士齒始學即警悟去客江  
夏節度使郗士美異其秀特數延譽元和中舉進士見有  
司鉤校苛切旣試尚書雖水炭脂炬食具皆人自將吏一  
倡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  
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繇此出夫宰相公卿非賢不在選而  
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羅棘遮截疑其姦又  
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

成也臣恐賢者遠辱自引去而不肖者爲陛下用也今貢  
珠貝金玉有司承以棊筭皮幣何輕賢者重金玉邪又言  
取士不宜限數今有司多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  
元凱而曰吾格取二十謂求賢可乎歲有才德纔數人而  
曰必取二十謬進者乃過半謂合令格可乎俄擢高第調  
鄆尉有能名裴度表掌興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拜  
監察御史劾按深害無所縱再遷刑部員外郎元輿自負  
才有過人者銳進取大和五年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自  
言馬周張嘉貞代人作奏起逆旅卒爲名臣今臣備位于  
朝自陳文章凡五晦朔不一報竊自謂才不後周嘉貞而



無因入又不露所緼是終無振發時也漢王父偃徐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八萬言其父鍛鍊精粹出入今古數千百年披剔剖抉有可以輔教化者未始遺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王父等可比哉盛時難逢竊自愛惜文宗得書高其自激印出示宰相李宗閔以浮躁誕肆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東都時李訓居喪尤與元輿善及訓用事再遷左司郎中御史大夫李固言表知雜事固言輔政權知御史中丞會帝錄囚元輿奏辨明審不三月卽真兼刑部侍郎專附鄭注注所惡舉繩逐之月中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詭謀謬筭日與訓比敗天下事二

人爲之也然加禮舊臣外釣人譽先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爲當路所軋致閑處至是悉還高秩元輿爲牡丹賦一篇時稱其工死後帝觀牡丹凭殿闌誦賦爲泣下弟元褒元肱元迴皆第進士元褒又擢賢良方正終司封員外郎餘及誅

王璠字魯玉元和初舉進士宏辭皆中遷累監察御史儀寓峻整著稱于時以起居舍人副鄭覃宣慰鎮州長慶末擢職方郎中知制誥時李逢吉秉政特厚璠驟拜御史中丞璠挾所恃頗橫恣道直左僕射李絳交騎不避絳上言左右僕射師長庶官開元時名左右丞相雖去機務然猶



總百司署位不著姓上日班見百官而中丞御史在廷元和  
和中伊慎為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以慎位緣恩進削其禮  
至僕射就臺見中丞或立廷中中丞乃至憲度倒置不可  
為法逢吉憚絳正遏其事不奏但罷璠為工部侍郎而絳  
亦用太子少師分司東都議者不直之初璠按武昭獄意  
逢吉德已及罷中丞乃失望久之出為河南尹時內殿小  
兒頗擾民璠殺其尤暴者遠近畏伏入為尚書右丞再遷  
京兆尹自李諒後政條隳斃姦豪寢不戢璠頗修舉政有  
名鄭注姦狀始露宰相宋申錫御史中丞宇文鼎密與璠  
議除之璠反以告王守澄而注由是傾心於璠進左丞判

乾元李勣出為浙西觀察使李訓得幸璠於逢吉舊故故

平李勣姓魯名為左丞拜戶部尚書判度支封祁縣男李宗閔

美子魯其黨見注求解乃免訓將誅宦人乃授河東節

度使已而敗璠子遐休直弘文館所善學士令狐定及劉

西漢劉洽無頗柳喜集其所皆被縛定等自解辯得釋遐

等口楊誠以漢州外州籍姓延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術

中初璠遣璠在石石生礎礎生璠盡遐休蓋其應云

郭行餘者元初推進以河陽烏重胤表掌書記重胤葬

其先使誌冢辭不為重胤怒即解去權累京兆少尹堂值

尹劉栖楚不肯避栖楚捕導從繫之自言宰相裴度頗為



總百司署位不著姓上日班見百官而中丞御史在廷元和  
和中伊慎爲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以慎位緣恩進削其禮  
至僕射就臺見中丞或立廷中中丞乃至憲度倒置不可  
爲法逢吉憚絳正遇其事不奏但罷璠爲工部侍郎而絳  
亦用太子少師分司東都議者不直之初璠按武昭獄意  
逢吉德已及罷中丞乃失望久之出爲河南尹時內殿小  
兒頗擾民璠殺其尤暴者遠近畏伏入爲尚書右丞再遷  
京兆尹自李諒後政條隳斲姦豪寢不戢璠頗修舉政有  
名鄭注姦狀始露宰相宋申錫御史中丞宇文鼎密與璠  
議除之璠反以告王守澄而注由是傾心於璠進左丞判

太常卿事出爲浙西觀察使李訓得幸璠於逢吉舊故故  
薦之復召爲左丞拜戶部尚書判度支封祁縣男李宗閔  
得罪璠亦其黨見注求解乃免訓將誅宦人乃授河東節  
度使已而敗璠子遐休直弘文館所善學士令狐定及劉  
軻劉軻仲無頗柳喜集其所皆被縛定等自解辯得釋遐  
休誅璠鑿潤州外隍得石刻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術  
家謂璠祖名釜生礎礎生璠盡遐休蓋其應云  
郭行餘者元和時擢進士河陽烏重胤表掌書記重胤葬  
其先使誌冢辭不爲重胤怒卽解去擢累京兆少尹堂值  
尹劉栖楚不肯避栖楚捕導從繫之自言宰相裴度頗爲



論止行餘移書曰京兆府在漢時有尹有都尉有丞皆詔  
自除後循而不改開元時諸王爲牧故尹爲長史司馬  
都尉丞耳今尹總牧務少尹副焉未聞道路間有下車望  
塵避者故事猶在栖楚不能荅遷楚汝二州刺史大理卿  
擢邠寧節度使李訓在東都與行餘善故用之  
韓約郎州武陵人本名重華志勇決略涉書有吏幹歷兩  
池權鹽使虔州刺史交趾叛領安南都護再遷太府卿大  
和九年代崔郾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居四日起事約繇錢  
穀進更安南富饒地聚貲尤多

羅立言者宣州人貞元末擢進士魏博田弘正表佐其府  
改陽武令以治劇遷河陰立言始築城郭地所當者皆富  
豪大賈所占下令使自築其處吏籍其闕陜號於衆曰有  
不如約爲我更完民憚其嚴數旬畢民無田者不知有役  
設鎖絕汴流姦盜屏息河南尹丁公著上狀加朝散大夫  
然倨下傲上出具弓矢呵道宴賓客列倡優加大府人皆  
惡之以是稀遷然自放不衰改度支河陰留後坐平糴非  
實沒萬九千緡鹽鐵使惜其幹止奏削兼侍御史繇廬州  
刺史召爲司農少卿以財事鄭注亦與李訓厚善訓以京  
兆多吏卒擢爲少尹知府事以就其謀

李孝本宗室子元和時第進士累遷刑部郎中依訓得進



於是御史中丞舒元興引知雜事元興入相擢權知中丞事

顧師邕字睦之少連子性恬約喜書寡游合第進士累遷監察御史李訓薦爲水部員外郎翰林學士訓遣宦官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英訓按邊既行命師邕爲詔賜六道殺之會訓敗不果師邕流崖州至藍田賜死

李貞素嗣道王實子性和裕衣服喜鮮明漢陽公主妻以季女累遷宗正少卿出將作監改左金吾衛將軍韓約之詐貞素知之流儋州至商山賜死

贊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王涯暗沓舒元興險而輕邀幸天功寧不殆哉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易也訓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返以臺府抱關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與宰相李石李固言鄭覃稱訓稟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爲然傳曰國將亡天與之亂人若訓等持腐林支大厦之顛天下爲寒心豎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爲闡謁所乘天果厭唐德哉



列傳第一百四

文宗勤於政之次也卒於國諸侯乘天象相傳新是

不與齒矣縣尚才之云世以熱無言為多感曰國

宜若文宗與宰相李吉甫李吉甫

見其氣也而文宗以宰相李吉甫

見其氣也而文宗以宰相李吉甫

見其氣也而文宗以宰相李吉甫

贊曰李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卓犖

李德裕列傳第一百五

唐書一百八十

宋

祁

奉

敕

撰

李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卓犖

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校書郎河東張弘靖

辟為掌書記府罷召拜監察御史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

帝為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

皆更其手數召見賚獎優華帝怠荒于政故戚里多所請

巧挾宦人訶禁中語關託大臣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

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

臣私第是等無佗材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



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帝然之再進中書舍人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爲怨吉甫又爲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旣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至是間帝暗庸詠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承王國清亂竇易直傾府庫資軍貲用空殫而下益驕德裕自檢約以留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再葺則賦物儲物

南方信機祥雖父母癘疾工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敕違約者顯寘以法數年惡俗大變又按屬州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寇無所庾蔽天子下詔褒揚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土脂盞糶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貞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歛之吏緣以成姦彫窶之人不勝其敝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苹皆權酒於民供有羨財元和詔書停權酷又赦令禁諸州羨餘無送使今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盞糶具度



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歛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闕月而求貢使者足相接于道故德裕推一以諷它又詔索盤條繚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鵪鶉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卽見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箏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鵪鶉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且立

鵝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昔漢文身衣弋綈元帝罷輕織服故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畢受賜矣優詔爲停自元和後天下禁母私度僧徐州王智興給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卽顯募江淮間民皆曹輩奔走因牟擷其財以自入德裕劾奏智興爲壇泗州募願度者人輸錢二千則不復勘詰普加髡落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男剔髮規影徭賦所度無筭臣閱度江者日數百蘇常齊民十固八九若不加禁遏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爲細變有詔徐



州禁止時帝昏荒數游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裕上冊  
褒六箴表言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篤於事君  
者也夫迹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竊惟念拔  
自先聖徧荷寵私不能竭忠是負靈鑒臣在先朝嘗獻大  
明賦以諷頗蒙嘉採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也其一曰宵  
衣諷視朝希晚也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諷  
歛求怪珍也四曰納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辨邪諷任羣  
小也六曰防微諷僞游輕出也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  
用其言猶敕韋處厚諄諄作詔厚謝其意然爲逢吉排窄  
訖不內徙時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

聞南方之人率十口就一人使徃汲旣行若飲病者不敢  
近輦血危老之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它汲轉  
鬻於道互相欺誅徃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  
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  
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從之帝方惑佛老禱福  
祈年浮屠方士竝出入禁中狂人枉景先上言其友周息  
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在所馳駟敦遣德  
裕上疏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  
孔子昔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  
形將自正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



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形未嘗衰又曰得吾道者上  
爲皇下爲王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  
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陛下脩軒后之術物色異人若  
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言亦無出於此臣慮今  
所得者皆迂怪之士使物淖冰以小術欺聰明如文成五  
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有御其藥者故漢人稱  
黃金可成以爲飲食器則壽高宗時劉道合玄宗時孫甌  
生皆能作黃金二祖不之服豈非以宗廟爲重乎儻必致  
真意願止師保和之術慎毋及藥則九廟尉悅矣息元果  
誕謫不情自言與張果葉靜能游帝詔畫工肖狀爲圖以

世無它驗文宗即位乃逐之大和三年召拜兵  
部尚書度薦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  
行君山德裕爲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  
相持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  
可破矣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  
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  
有條次成都旣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  
益爲蠻有始韋臯招來南詔復巂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  
戰陣文法德裕以臯啓戎資盜其策非是養成癰疽第未  
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躪千里蕩無孑



遺今癡夷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僞盡知之又料擇伏瘡舊徭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俸耄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貧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杖義城以制大度溪關之阻作禦寇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乘遠城以扼

西山吐蕃復邛崃關徙雋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舊制歲抄運內果贍黎雋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度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轉邛雅粟以十月爲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遠民乃安蜀人多鬻女爲人妾德裕爲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先主祠旁有孫付其民剔髮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於是二變寔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固東北繇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



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入者也德裕既得之即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即以兵部尚書召俄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贊皇縣伯故事丞郎詣宰相須少間乃敢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謁李宗閔時往往通賓客李聽爲太子太傅招所善載酒集宗閔閤酣醉乃去至德裕則喻御史有以事見宰相必先白臺乃聽凡罷朝繇龍尾道趨出遂無輒至閤者又罷京兆築沙堤兩街上朝衛兵常建廟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

邪邪必害正然其辭皆若可聽願審所取舍不然二者並進雖聖賢經營無繇成功俄而宗閔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始二省符江淮大賈使主堂厨食利因是挾貲行天下所至州鎮爲右客富人倚以自高德裕一切罷之後帝暴感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德裕曰昔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頹也今訓小人頃咎惡暴天下不宜引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逢吉嘗言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資姦邪尚何能改逢吉位宰相而顧愛兇回以累



唐書一百五  
七  
陛下亦罪人也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止涯帝適見  
不憚訓注皆怨即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爲興元節度使  
入見帝自陳願留闕下復拜兵部尚書宗閔奉命已行不  
可止更徙鎮海軍以代王璠先是大和中潼王養母杜仲  
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召乃檄留後使如詔  
書璠入爲尚書左丞而潼王以罪廢死因與戶部侍郎李  
漢共譖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爲不軌帝惑其言召王涯李  
固言路隋質之注璠漢三人者語益堅獨隋言德裕大臣  
不宜有此讒焰少衰遂貶德裕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復  
貶袁州長史隋亦免宰相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判等亂

敗帝追悟德裕以誣構逐乃徙滁州刺史又以太子賓客  
分司東都開成初帝從容語宰相朝廷豈有遺事乎衆進  
以宋申錫對帝俛首涕數行下曰當此時兄弟不相保況  
申錫邪有司爲我裒顯之又曰德裕亦申錫比也起爲浙  
西觀察使後對學士禁中黎埴頓首言德裕與宗閔皆逐  
而獨三進官帝曰彼嘗進鄭注而德裕欲殺之今當以官  
與何人埴懼而出入指坐展前示宰相曰此德裕爭鄭注  
處德裕三在浙西出入十年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僧  
孺聞之以軍事付其副張鷟卽馳去淮南府錢八十萬緡  
德裕奏言止四十萬爲鷟用其半僧孺訴于帝而諫官姚



合魏墓等共劾奏德裕挾私怨沮傷僧孺帝置章不下詔  
德裕覆實德裕上言諸鎮更代例殺半數以備水旱助軍  
費因索王播段文昌崔從相授簿最具在惟從死官下僧  
孺代之其所殺數最多卽自劾始至鎮失於用例不敢妄  
遂待罪有詔釋之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既入謝卽進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臣嘗  
爲先帝言之不見用夫正人旣呼小人爲邪小人亦謂正  
人爲邪何以辨之請借物爲諭松栢之爲木孤生勁特無  
所因倚蘿葛則不然弱不能立必附它木故正人一心事  
若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爲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

則無惑矣又謂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  
者仲對琴瑟笙竽弋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  
不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大玄德憲四宗皆盛朝  
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寢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  
一委輔相故賢者得盡心久則小人竝進造黨與亂視聽  
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  
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訖  
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  
之政無它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積纖微  
以至誅貶誠使雖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讒邪不



于其間矣又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帝嘗疑楊嗣復李珣顧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知帝性剛而果於斷即率三宰相見延英嗚咽流涕曰昔太宗德宗誅大臣未嘗不悔臣欲陛下全活之無異時恨使二人罪惡暴著天下共疾之帝不許德裕伏不起帝曰爲公等赦之德裕降拜升坐帝曰如令諫官論事雖千疏我不赦德裕重拜因追還使者嗣復等乃免時帝數出畋游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於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惟深察古誼母

以夜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詩曰敬天之  
刑不敢馳驅願節田游承天意尋冊拜司空回鶻自開成  
時爲黠戛斯所破會昌後烏介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  
大飢以弱口重器易粟於邊退渾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  
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奏德裕曰回  
鶻於國當有功以窮來歸未輒擾邊遽伐之非漢宣帝待  
呼韓之義不如與之食以待其變陳夷行曰資盜糧非計  
也不如繫之便德裕曰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退  
遇敵則走雜虜之常態孰肯爲國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  
一城與勁虜確無不敢請詔牟無聽諸戎計帝於是貸粟



二萬斛會盟沒斯殺赤心以降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勢窮數丐羊馬欲藉兵復故地又願假天德城以舍公主帝不許乃進逼振武保大柵杷頭峯以略朔川轉戰雲州刺史張獻節嬰城不出回鶻乃大掠党項退渾皆保險莫敢拒帝益知向不許田牟用二部兵之效乃復問以計德裕曰杷頭峯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之今烏介所恃公主爾得健將出奇奪還之王師急擊彼必走今銳將無易石雄者請以藩渾勁卒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勢必得帝即以大略授劉沔令雄邀擊可汗於殺胡山敗之迎公主還回鶻遂敗進位司徒黠戛斯遣使求且言攻取安西北

廷帝欲從黠戛斯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廷五千王異時繇河西隴右抵玉門關皆我郡縣往往有兵故能極急調發自河隴入吐蕃則道出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黠戛斯果有其地邪假令安西可得卽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所興發何道饋輓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近力猶苦不足况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爲縱得之無用也昔漢魏相訶罷田車師賈捐之請棄珠崖近狄仁傑亦請棄四鎮及女東皆不願貪外以耗內此三臣者當全盛時尚欲棄割以肥中國况久沒甚遠之地乎是持實費市虛事滅一回而復生之帝乃止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



稹擅留事以無節度德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昔皆儒  
術大臣守之李抱真始鎮昭義軍最有功德宗尚不許其  
子繼及劉悟一敬宗方怠於政遂以符節付從諫太和時  
擅兵長子陰連訓注外託効忠請除君側及有狗馬疾謝  
醫拒使便以兵屬稹捨而不討無以示四方帝曰可勝乎  
對曰河朔稹所恃以脣齒也如令魏鎮不與則破矣夫三  
鎮世嗣列聖許之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帥不得視三  
鎮今朕欲誅稹其各以兵會帝然之乃以李回持節諭王  
元逵何弘敬皆聽命始議用兵中外交章固爭皆曰悟功  
高不可絕其嗣又從諫畜兵十萬粟支十年未可以破也

它宰相亦媿媿趨和德裕獨曰諸葛亮言曹操善爲兵猶  
五攻昌霸三越灤況其下哉然羸縮勝負兵家之常惟陛  
下聖策先定不以小利鈍爲浮議所搖則有功矣有如不  
利臣請以死塞責帝忿然曰爲我語於朝有沮吾軍議者  
先誅之羣論遂息元逵兵已出而弘敬逗留持兩端德裕  
建遣王宰以陳許精甲假道於魏以伐磁弘敬聞遽勒兵  
請自涉漳取磁潞會橫水戍兵叛入太原逐其帥李石奉  
裨將楊弁主留事方是時稹未下朝廷益爲憂議者頗言  
兵皆可罷帝遣中人馬元實如太原偵其變弁厚賄中人  
帳飲三日還謬曰弁兵多屬明光甲者十五里德裕詰曰



李石以太原無兵故調橫水卒千五百使戍榆社弁因以亂渠能列卒如此多邪則曰晉人勇皆兵也募而得之德裕曰募士皆以財李石以人欠一縑故兵亂石無以索之弁何得邪太原一鎧一戟舉送行營安致十五里明光乎使者語塞德裕即奏弁賤伍不可赦如力不足請捨積而誅弁遽趣王逢起榆社軍詔元逵趨土門會太原河東監軍呂義忠聞即日召榆社卒人斬弁獻首京師德裕每疾貞元太和間有所討伐諸道兵出境即仰給度支多遷延以困國力或與賊約令懈守備得一縣一屯以報天子故師無大功因請敕諸將令直取州勿攻縣故元逵等下邢

沼瀝而積氣索矣俄而高文端歸命稱積糧乏皆女子接穽哺兵未幾郭誼持積首降帝問何以處誼德裕曰積豎子安知反職誼爲之今三州已降而積窮感又販其族以邀富貴不誅後無以懲惡帝曰朕意亦爾因詔石雄入潞盡取誼等及嘗爲積用者悉誅之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近王智興李載義皆超拜保傅蓋重惜此官裴度爲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帝曰吾恨無官酬公毋固辭德裕又陳先臣封於趙冢孫寬中始生字曰三趙意將傳嫡不及支庶臣前益封已改中山臣先世皆嘗居汲願得



封衛從之遂改衛國公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爲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無邪心也臣嘗以共鮫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不爲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賢人君子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已不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問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竝進然廷詰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爲詐則先發後繼不爲黨也太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

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亦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爲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甚也謂之鈎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亦各有客三千務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唯行仁義今議者欲以比之罔矣臣未知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誠爲國邪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羨官要選悉引其黨爲之否則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



下以是察之則姦僞見矣時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  
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于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  
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  
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  
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大和  
後風俗寢敝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國匡  
衡曰大臣者國家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也傳曰  
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今弘質  
爲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且蕭望之漢名儒爲御史  
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宣帝以望之意輕丞

相下有司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言人之忌慮  
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  
外臣謂宰相有姦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  
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千古者朝廷之士各守官業思  
不出位弘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  
陛下照其邪計從黨人中來當退絕之德裕大意欲朝廷  
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深疾朋黨故感憤切言之又嘗謂  
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  
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怨時天下已平數上  
疏乞骸骨而星家言熒惑犯上相又懇丐去位皆不許當



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它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卽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爲森豎翌日罷爲檢校司徒同中書問下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故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寃至爲黜御史罔上不道乃貶爲崖州司戶參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旣沒見夢令狐綯曰公辛亥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瀉瀉曰

執政皆其憾可乎旣夕又夢綯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白于帝得以喪還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爲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爲質袞袞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爲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先是韓全義敗於蔡杜叔良敗於深皆監軍宦人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詔書一日三四下宰相不豫又諸道銳兵票士皆監軍取以自隨每督戰乘高建旗自表師小不勝輒卷旗去大兵隨以北繇是王師所向多負至討回鶻澤潞德裕建請詔書付宰司乃下監軍不得干軍要率兵百人取一以爲衛自是號令明壹將乃有功元和



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  
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  
事時其處報機急帝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曰學  
士不能盡吾意伐劉稹也詔王元逵何弘敬曰勿爲子孫  
之謀存輔車之勢元逵等情得皆震恐思效已而三州降賊  
遂平帝每稱魏博功則顧德裕道詔語咨其切於事而能  
伐謀也三鎮每奏事德裕引使者戒敕爲忠義指意丁寧  
使歸各謂其帥道之故河朔畏威不敢慢後除浮屠法僧  
亾命多趣幽州德裕召邸吏戒曰爲我謝張仲武劉從諫  
招納亾命今視之何益仲武懼以刀授居庸關吏曰僧敢

入者斬帝旣數討叛有功德裕慮忤于武不可戢卽奏言  
曹操破袁紹於官度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重養  
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少息若弓  
撥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爲戒乃  
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方士趙歸真以術進德裕諫曰是  
嘗敬宗時以詭妄出入禁中人皆不願至陛下前帝曰歸  
真我自識顧無大過召與語養生術爾對曰小人於利若  
蛾赴燭向見歸真之門車轍滿矣帝不聽于是挾術詭特  
者進帝志衰焉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  
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不喜飲酒後房無



聲色娛生平所論著多行于世云子燁仕汴宋幕府貶象  
州立山尉懿宗時以赦令徙郴州餘子皆從死貶所燁子  
延古乾符中為集賢校理擢累司勳員外郎遷居平泉昭  
宗東遷坐不朝謁貶衛尉主簿德裕之斥中書舍人崔嘏  
字乾錫諷士也坐書制不深切貶端州刺史嘏舉進士復  
以制策歷邢州刺史劉稹叛使其黨裴問戍于州嘏說使  
聽命改考功郎中時皆謂遴賞至是作詔不肯巧傳以罪  
吳汝納之獄朝廷公卿無為辨者惟淮南府佐魏劔就逮  
吏使誣引德裕雖痛楚掠終不從竟貶死嶺外又丁柔立  
者德裕當國時或薦其直清可任諫爭官不果用大中初

為左拾遺既德裕被放柔立內慙傷之為上書直其冤坐  
阿附貶南陽尉懿宗時詔追復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  
尚書左僕射距其沒十年

贊曰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為流涕而主不悟卒陷  
亾辜德裕復援向言指質邪正再被逐終嬰大禍嗟乎朋  
黨之興也殆哉根夫主威奪者下陵聽弗明者賢不肖兩  
進進必務勝而後人人引所私以所私乘狐疑不斷之際  
是引桀跖孔顏相關于前而以眾寡為勝負矣欲國不亾  
得乎身為名宰相不能損所增顯濟以仇使比周勢成根  
株牽連賢智播奔而王室亦衰寧明有未哲歟不然功烈



光明佐武中興與姚宋等矣

宋登即有未嘗想不然也

武中佐武中興與姚宋等矣

宋登即有未嘗想不然也

武中佐武中興與姚宋等矣

列傳第一百五

武中佐武中興與姚宋等矣

宋登即有未嘗想不然也

武中佐武中興與姚宋等矣

宋登即有未嘗想不然也

武中佐武中興與姚宋等矣

宋登即有未嘗想不然也





